

蕉風

一月號

游 祿 輝
YEW LOKE HOOI
87, Taman Jaya,
14000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第一九五期)



目錄

文藝沙龍

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羽羽(四)
 某先生抵得上半個馬華文壇.....天兵(五)
 我所知道的觀止先生的寫作動機.....忙人(六)

論 文

論賈珍.....依藤(十八)
 班頓的產生(上).....疑雲(五二)

小 說

芭原的苦果.....曹嵐(八)
 夢迴.....楓風(二二)
 女神·神女.....蔡阿莎(三五)
 兩地書.....丁丁(四三)

散 文

大海·母親.....冷兮兮(十六)
 深山寄簡.....雅波(三一)

詩

紅燈.....雲濟(十七)



蕉風月刊

第一九五期
 一九六九年一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January, 1969.
 KDN 3144.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四五三五一七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編者的話

「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這是多麼的令人振奮呀，編者僅借此語向本刊讀者和作者賀年。

去月月底，編者染恙，臥病半月，以致本期本刊無法依時出版，懇請讀者諒鑒。

在此延期出版期間，我們收到許多批評和反駁某報新年特刊一篇關於馬華文藝活動的文章，這算是一個意外的收獲。由於來稿擁擠，本期僅先選刊兩篇，以饗讀者。

某報的那一篇文章，是馬華文壇的一個大毒瘡。如今，能有那麼多人認辨出來，並有勇氣去剔破它，這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曹嵐先生的「芭原的苦果」是從另一個角度去描寫本邦異族的男女關係，合情合理，顯得十分自然，毫不造作。假如這篇小說能着重心理描寫，當可更盡善盡美。

雅波先生的「深山寄簡」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該文寫盡當今青年知識份子的苦悶，並深含哲理。作者若繼續往這方面發展，必將有良好的成就。

冷兮兮的散文「大海·母親」是張寒先生極力推薦的，他說華校高中畢業生能寫出這樣的散文，值得我們重視。

本刊特約撰稿人原上草先生於上週遇車禍，右腿折斷，現在醫院療治中，至少半年無法為本刊撰稿，編者深盼他能早日恢復健康。

本期稿擠，張寒先生的「四萬度的近視」和梁園先生的「避孕丸」留待下期刊出。

思鄉病

想像·在八月

傳記文學

李詞儻

安息吧！

封面

恭賀新禧

潘文為(二六)

藍牧(三八)

溫梓川(二七)

黃潤岳(三九)

(木刻)

定價：

零售(每冊)：馬幣三角 港幣六角

半年(六冊)：馬幣一元八角

全年(十二冊)：馬幣三元五角

長期訂戶之平寄郵費包括在內。如須航空郵寄，按郵局實際郵資收費。

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

·羽羽·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板城北馬文藝研究會的籌備會上，黃崖先生說了一句豪語：「一九六九年將是馬華文藝的復興年！」

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這一句話是多麼的令人興奮。黃崖先生提出這個口號，相信是有相當根據的。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的南洋商報上，刊登了一則記者在吉隆坡機場訪問黃崖先生的談話，黃先生說：半年來，馬華文藝作者突破了宗派的藩籬，作廣泛的接觸，儘可能的謀取諒解，合作來推行文藝活動。他並透露：吡叻的文藝研究會已正式註冊成立，北馬文藝研究會，首都文藝研究會，南馬文藝研究會，甚至沙白和砂勝越的文藝研究會都在積極的籌備中。他更透露了一個好消息：不久，將有一份馬華文壇有歷以來最大型的文藝雜誌面世，也將有一套具有相當水準的文藝叢書編印出版。

從這一段事實看來，(一)文藝作者的團結，(二)大型文藝雜誌的面世，(三)具有水準的文藝叢書的編印；這些都馬華文壇從荒涼走向繁榮，從動盪走向穩定的必須具備的基本條件，有了這些基本條件，文藝工作者實在可以安下心来努力奔走前面的道路。

文藝運動需要一兩個人來創導，但要推動文藝運動，那就需要許多人群策群力了。

我們不能聽到「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便心滿意足了；我們不能看到了美麗的遠景便迷醉了。復興馬華文藝，責任是落在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肩膀上。

十年來，馬華文壇的風風雨雨，使大多數的文藝工作者面對試煉、痛苦、失望。我們不能也不該再這麼忍受下去了，只要有一口氣，一股力量，一個機會，我們就必須從試煉、痛苦、失望中跳躍出來，大刀闊斧的去砍除文壇上的荊棘，冒風冒雨的犁開土地，把種籽播送下去。

「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這是一個多麼响亮、多麼可愛的口號。文藝工作者們：這正是我們覺醒的時候，也是我們行動的時機。我們不能再沮喪了，不能再等待了！

據筆者所知，許多年長一輩的文藝作者都願意投身於復興馬華文藝的行列，那麼，年輕的一輩呢？更應該拿出青年人的熱情和勇氣，為復興馬華文藝而奮鬥。

馬華文壇有的是潛力，也會有過輝煌的時代，所以，我們對復興馬華文藝抱着樂觀，充滿希望。今年是馬華文藝復興年！這應該不僅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可以實現的理想！

某先生抵得上半個馬華文壇

· 天兵 ·

今年元旦，各華文報照例出版一大疊特刊，售價照舊二角，真是「平夾抵」！在某報的廉價特刊中，依然看到某君的廉價專文，大談去年的馬華文壇，這類專文早已跌價又跌價，已與垃圾同價了。大概垃圾也有垃圾的價值，某報是什麼也愛惜的，便不在乎了。

今年的那篇垃圾文字，更顯出某君收集資料的貧乏了，那麼一大堆垃圾，竟只有五分之二是談去年的馬華文壇，此外，還有五分之一是談馬華文壇的某先生。某先生竟和二分之一馬華文壇相等，此某先生是誰，實在令我們大感興趣，很想能夠認識認識。一個某先生抵得上半數的馬華作家，一個某先生的影響力等於一半的馬華文藝活動，此某先生不是偉人便是超人！某君花了那麼多文字，繞一個彎，抹一個角去描寫某先生，足見在某君的心目中，某先生並非一個等閒人物。

某君描寫某先生的文字是他一生的嘔心瀝血傑作，在這一段文字中，他施出了渾身解數，像一個小孩子在偉大的某先生面前東跳西跳，左翻一個跟斛，左來一個金雞獨立，不但滿頭大汗，而且汗流浹背，似乎深望得到某先生一個掌聲。某先生是否會擊掌，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却笑得掉了一個門牙。（這一點，我真想循法律程序向某君要求賠償。）

從那一段文字，我們又可以看到某君正在和某先生的影子作極力的搏鬥，一會兒他好像抓到了某先生的影子，在自鳴得意，但他隨即發現某先生的影子又長長的在地上拖着，於是，他又猛向前撲去，結果又撲個空，這麼一抓，一跳，一撲，最後，他不得不面對現實，苦着臉對嘆囉說，要談某先生，「即使佔了『一年一度的馬華文藝大事』的一半篇幅，我還是認為十分的自然與合理，並以最嚴肅的態度來看待這些文字，絲毫不覺得它們有什麼假公濟私，或『貽笑大方』的地方。」這一段文字的每一個字都是可圈可點的，這是出乎一個失敗者的心懷的眞話，在文學上是最有價值的。

說來說去，我還不知道某先生是誰，某君也真奇怪，和某先生的影子搏鬥了老半天，居然恐懼到連某先生的大名也忘了報出來，使我們一群崇拜文藝偉人的青年不知該到什麼地方去朝聖。某君的文字到底是垃圾，寫了一大堆，到最後還得伸手摸摸後腦袋問他人：「啊，我到底在寫什麼人呀？」

令某君恐懼不安，心神不定的某先生在那兒？

抵得上半個馬華文壇的某先生在那兒，在那兒？

我所知道的觀止先生的寫作動機

· 忙人 ·

6

「一九六八年的文藝界」讀后

「現階段的馬華文壇，怪現象太多了，決不會因為多出現了他一個人名而壞到那里去。」這是「一九六八年的文藝界」應時文章的作者——觀止先生說的話。他是「爲了回答『這位』讀友的盛意」，也可說是「私人的感情」，對某先生作了「餘話」，五分之一的版位予以譏諷，又自作痛苦帶著聰明的解釋，再解釋，分明是言不由衷的。

他說：「應該說，那位先生是非常幸福的。因爲他祇見到我的文章沒有提及他的大名與書刊便大發醋勁。如果他知道了實際的情況，那他就連嘔酸也嘔不出，反而要大感悲哀了。他說他每年都有專集出版，却不曉得我十幾年來經常在買書的星加坡的十幾家大小書店，包括中華、商務、世界、上海、青年、學生、人民、勝利、學習……等等，竟然沒有一家會經賣過他的大著。因而我也從未見過他的每年都有出版的專集，究竟是怎麼一個模樣兒。」

又說：「然而文藝書籍滯銷，書店檔位寶貴，賣書有了選擇，他的大作偏偏付之缺如，那又有什麼辦法？對於未曾見到，或未能確定是否經已出版的書籍，縱使是最高明的目錄學家，也將無能爲力。不論你自吹自擂，說你的專集比別人暢銷了十倍左右……」

這裡面的解釋、自辯，任何有頭腦的人，就發覺產生矛盾重重。第一，作者對於某先生作了五分之一的版位的攻擊，近三千字左右，爲什麼既然知道某先生這樣詳細，而不懂他到底有沒有出過專集呢？這是任何人也不相信的。觀止先生是沒有理由不懂得，或假裝不懂得某先生的專集的。

第二，觀止先生的搜集資料，全賴于書店，如中華、上海、商務……等等供給，而認爲如果書商不賣，便不懂得什麼書刊問世，這簡直是在自圓其說。因爲：（甲）當觀止先生去買該書時，該書已售完；或已售完而未補貨；（乙）某書商不賣該書，因爲該書的總批發商沒有和書店來往；（丙）某書商不感興趣賣文藝書，而大作唱片生意。觀止先生在這三種情形下看不到，並不足爲奇的。而且，據筆者所知，世界書局是某先生作品的代理呢，觀止先生竟說在世界書局買不到某先生著作，亦是一怪事！

第三，觀止先生曾以方修的名義，寫過好幾部關於馬華文藝史料的書籍。有些過去的資料是取自報館，或星大圖書館，或私人收藏，並不完全來自上述的書局者。然而，觀止先生却說完全依賴書局，書局買不到，便不知道，這簡直在胡說或故意誤導讀者們的。觀止先生能證明，他寫的全部資料，是來自

上述的書局嗎？

第四，觀止先生憑什麼理由不去尋求某先生的專集或主編的文藝刊物，而介紹給廣大的群眾呢？他自己自喻為「目錄學家」，或文藝史家，在真理面前，在寫作道德上，或職守上，怎不能容有故意不提的偏狹心理存在？這豈是公正史家治史之道！

第五，觀止先生說：「據說，不懂得那位先生每年都出版了些什麼專集，就等於沒有資格寫文章，而發表我的文章的人也變成了糊塗。」這實在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諸理智，豈是公正史家的嘴臉！這點點小事，也成為大事，非爭一口氣不可，筆者不敏，不知道對於尋求真理之道是怎樣的。

某先生的文藝主張，可能和觀止先生格格不相入，可是，在文藝上，在處理史料上，尤其是擁有正確史觀史德的目錄學家，那就不能因為人事之爭，而牽涉或生氣，或故意不提它了。觀止先生大罵某先生為「報銷主義」者，難道觀止先生就因為這點而惱怒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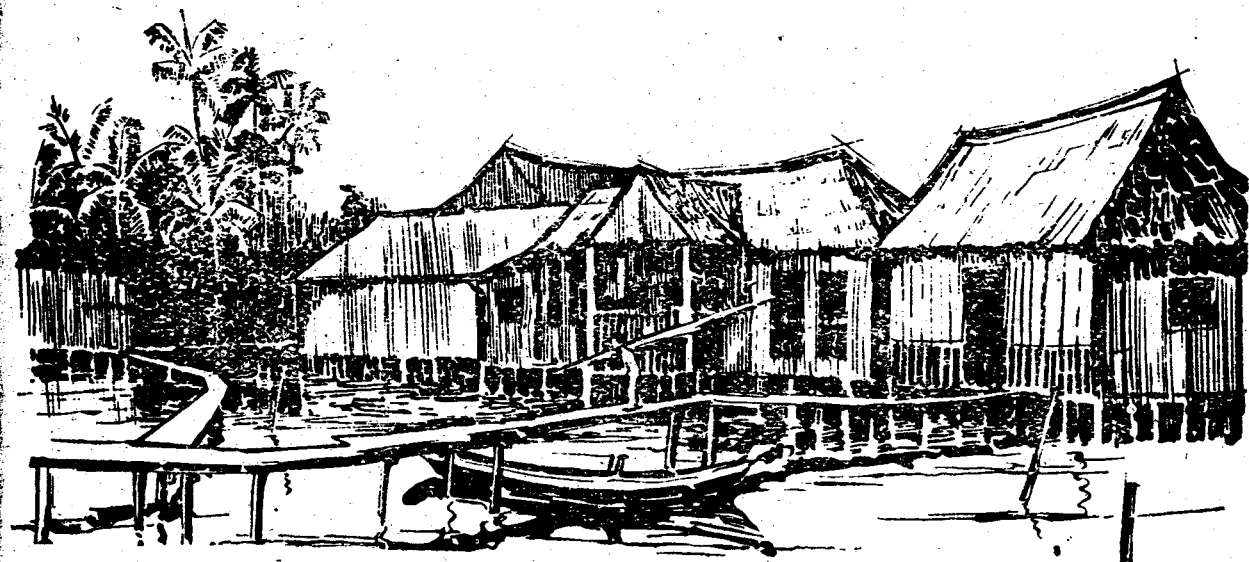
其實，觀止先生是用不著生那麼大氣的人，活在世上，幸福與否，是不能互相嫉妬的。觀止先生可能月入近五百元左右，而筆者呢，一個月也賺不上式百元，筆者難道要眼紅而罵觀止先生為某某的「報銷主義」之徒嗎？真是天誅地滅，萬萬不該有的私心的！觀止先生德高望重，人人尊敬，被推介為一年一度的文藝界史料，正是大眾所厚望，文藝界的指南針，豈肯為「報銷」斗米之爭乎？吾未信之矣！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觀止先生業務和生活太忙了，忙得抽不出時間來搜集足夠或完善的資料，那麼，他忽略某先生的著作，就不必大驚小怪的，是嗎？因此，我要替他補充一下，他漏了提在馬六甲出版的華商報及其副刊「文藝」，吉隆坡出版的「學生周報」，「蕉風」，檳城出版的「教與學月刊」，還有在書籍方面：淡瑩的詩「單人道」；黃崖的小說「煤炭山的風雲」，陌上桑的詩「飛渡神山」。

至於繪畫方面，西馬來西亞方面的畫展，他就隻字不提；而各大公司的設計藝術比賽，他也付之缺如；這都是美中不足的地方；不過，我們也該原諒：我們的觀止先生實在像華威先生一樣，或者不是那樣，總之，太忙，忙極了，一聽書商說：「啊，啊，那種書麼，我們沒有賣，不，不，……」他不聽完，急急忙忙，模仿魯迅先生一樣，一隻脚一出，就再也不回頭，回去寫他的應時大作——一九六八年的文藝界了，因為截稿時間即將到矣。

他說：「南洋大學中文學會今年舉辦的『全星大專中學文藝創作比賽』，筆者曾讀過大專部份的小說作品。從這些作品的內容看來，這一次似乎不及以往各屆的類似比賽那麼氣象壯闊。這和南大本身的發展情況倒是相適應的。」那麼，觀止先生本身今年來的發展，也和該文一樣「相適應」嗎？

■ 嵐 曹 ■

芭原的苦果



我率領一隊工人來到昔加末北區的一個小村莊工作。這村莊的西面是馬六甲，中間隔着一道巍峨的奧菲山，我們的工作地點就在這山脚下的一片五百英畝的起伏不平的空地上。空曠的土地流着一條曲折蜿蜒的小河，河水清澈見底，遠處有疏落的椰林，林下有馬來人的住屋，我們的住處就在這河邊的一間矮屋裡。

當我們這一天到來的時候，已經是黃昏時分，站在住處的門前，我驚懼地看到，河頭上的落日，是這般的壯大，它那金紅的光，染醉了溪流，遠望過去，彷彿是太陽的溶液在緩緩的流着。

對於喜愛大自然的我們，這是一個最好的地方了，我應該好好的珍惜這二個半月的時間！我在心裡這麼想着。

二

我承接的工作是挖掘種植樹膠的洞穴，一·半方呎寬，一·半方呎深，每個洞一毛八分，每畝一百八十個洞到兩百個不等。我的工人連我一共六個，每個人每天必須掘三百六十個洞，方能在兩個半月的時間完成，但是一個人在一天之中掘三百六十個洞，實在是太吃力了。我們工作沒幾天，就發現不能在指定的日子內完成工作，因此，我四出尋找多一些工人。

這一天回家，已經是夕陽西落的時刻了，我拿起衣服，拖着疲憊的腳，沿着溪流，我一面欣賞日落的景緻，一面想着聘請工人的問題，忽然間，我走到了一處寬闊的地方，河裡正有一個馬來姑娘在那兒洗衣洗澡，我停止了脚步，朝她看一會。

「洗澡？」她抬起頭，微笑地問我。

「可以不可以？」我問。

「爲什麼不可以呢？」她輕輕地笑了。我放下衣服，脫去汗水濕透了的長褲，跳入水裡去。

「這水會不會很冷？」她問。

「的確很冷。」我說，轉頭把她看看：「你這麼晚才洗澡？」

「我剛工作回來。」她問：「你也是吧！」

「是的。」我說。我覺得她很可愛，濕漉漉的紗籠裹着一個半滿的身體，背部很光滑，水一淋下，就滾得只剩下那麼幾粒水珠。

「你做什麼工呢？」我問。

「自己膠園裡鋤草。」她又笑着問：「你是不是還要請工人？」

「要的，你要做？」

「我和我的堂姊姊。」

「那很好。」我說：「不過一天工錢只是四塊。」

「那很好了。」她笑了：「我們明天來做吧？」

「好呀！」我說，爬上岸邊的石塊，用紗巾擦身上。

「姑娘，可以不可以讓我知道你什麼名字？」

「阿美娜。」她挽了桶上來：「我的堂姊叫露基亞。」

「你們的名字很好聽，」我說。

「那不見的。」她上了岸：「我先走了，明天早上我們來工作。」

「早一點，七點開工。」我說。

三

第二天，她們兩姊妹果然來工作了，我指導她們怎樣挖洞，然後我就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我的那一些工人看到我走向他們這邊來就大聲喊：「喂，狗把拉，你去那裡叫了這兩個漂亮的馬來姑娘來？」

「她們自己開工的。」我說。

「我看，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那有什麼關係？」我說。

「馬來人的辣椒辣辣的，萬一辣上了，你就糟糕。」

「不會，不會。」

我說：「我家裡已有了老婆和兩個兒子。」

「嘿，可是現在離家了，在這兒來一個露水夫妻也行麼。」另一個說。

「我就不稀罕她們。」我說：「我家的雖是黃臉婆，但還比這兩個美上一萬八千倍。」

我說，就跟他們合伙做了一會，然後我又到那兩個馬來姑娘那邊來。

「這樣掘，行不行？」阿美娜問。

「哈，非常好。」我撿起大姆指：「看來你們以前是做過的。」

「是的，我們已經有三幾年的經驗了。」

「你們就照着這竹籤一行一行掘下去，放工時候，我會叫你們。」我說，打算走開。

「喂，狗爬拉，你喜歡吃咖哩嗎？」露基亞問。

「哦！咖哩嗎？我常常吃。」我應道。

「你吃過油飯，油燉牛肉沒有？」露基亞又問。

「啊！這。」我像聞到了那一股馬來大餐的香味。

「已經八年沒有吃過了。」

「八年了，那你想不想吃。」阿美娜問。

「想倒是想，可是沒有機會。」

「今晚七點鐘，你到我們家來，我們請你吃。」

露基亞微笑地說

「那真謝謝你們，今天晚上，我空着肚子去。」

四

我來到阿美娜的家，油飯和油燉牛肉已經擺在一塊白布上，一盞汽光燈也已點亮了。我叫了門，阿美娜出來請我進去。

「請進來，東西已給你預備好了。」

我笑着跟她進去，坐在白布邊。露基亞就忙着把飯盛入我的碟子裡。

「自己來，別客氣。」她說。

「好！」我伸手抓了一把飯放進口裡。然後又撕了一塊牛肉。

「好吃嗎？」也許我吃的速度惹得她們都笑了。

「哈！好吃極了。」我看看她們：「怎麼你們不吃。」

「我們就要吃了！」她們也各自把飯放進盤裡去。

然後，我們三人就慢慢吃慢慢談。

「你們家一共多少個人？」我問。

「三個。」阿美娜說。

「你們兩個，還有一個呢？」

「我的父親。」她說：「已經七十多歲了。」

「他為什麼沒有來吃飯？」

「他睡了。」

「露基亞你的父母親呢？」我轉頭看她。

「都已死了。」她說：「所以，我才到伯父家來住。」

「哦！」我想說什麼，又沒有說下去。

露基亞只吃了一點，就拿着碟子到廚房去。過後，又空着手回來：「你們慢慢吃，我要去朋友家一會兒。」

「好的！」我應着她。

露基亞推開了門出去。

「你這堂姊長得和你一樣，美麗極了。」我說。

「可是她的命真壞。」

「為什麼？」

「嫁了只四個月，她的丈夫就不愛她了，她已回來這裡整整一年了。」

「她丈夫為什麼不愛她呢？」

「他嫌她不美麗。」

「這麼樣苗苗條條的，眼睛大大的還不美麗。怎樣才算得上美麗呢？」我有點氣憤了。

「男人就是這樣，有什麼可說的呢？」阿美娜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我無言地吃着飯，心裡不知在想些什麼，吃完了

飯，我洗淨了手，就打算告辭回家。

阿美娜深情款款地看住我：「不多坐一會？」

「夜深了，我想回去睡覺。」我望着她，心裡起

一陣莫名的震盪，那兩個眼睛實在是太熱辣了。

「以後再來吃飯吧？」她說。

「好的！」我說，握住她的手。

五

白天，我們就在那太陽猛晒的土地上工作，晚上呢？有時我駕車到市上去找那園主談話，有時和我的工人談話，有時索性就跑到阿美娜的家去。工作雖是辛苦，但我們都過得很快活。

一個人總是那樣，一個地方或一個人在你身上產生了情感之後，你必會常常到那地方來或者每天必須要見他，這可以說是常情。

我和阿美娜兩姊妹，有說有笑，一天不和她們談話或者不看到她們，心裡就老大的不快樂，漸漸的，我很少到市上去，也懶得和我的工人談話。只要天一黑，我就會打着手電筒，摸索到她們家裡去。

我也曾考慮過，男女授受不清，這樣來來去去，很容易令人嫌疑，但只要我看到那只有三幾家的住屋，而住屋是離得那麼遠，屋前屋後野草茸茸，各人有各自的一條道路通到大路去，而且除非有事，大家都懶得走過來一趟。我想，只要心地光明，我是怕的，所以，除非下雨天，泥路難行，我總在她們的家坐到整十點鐘才回去的。

阿美娜的父親已經老的昏庸不堪了，走路蹣跚，

耳朵又不靈敏，他只和我談幾句，或者陪我喝一杯咖啡，然後就去睡覺，餘下的只有我們三個談論了起來。

六

是一個微明的月夜裡，我又照常到阿美娜家來。

我走到快要靠近她家時，意外地沒有看見氣光燈，我想也許她們是睡了，我遲疑地不敢喊她。忽然窗門開了，露基亞喊我：「沒有看見氣光燈，你不敢叫門？」

「我以為你們睡了。」

「沒有那麼早呢！上來坐一會兒吧？」她把門打開，我走進去。

「阿美娜睡了。」

「不，」露基亞把門掩上：「她今天下午放工回來，就去親戚的家，因為那邊不知道什麼人要結婚。」

「你沒有去？」我看看她。

「我留在家燒飯給伯父吃。」她從小桌上拿下一盞煤油燈火，我們都坐了下來。

從那小燈燈光照耀的露基亞，我驚奇地發現到她的胸部的穿着：薄紗衣裡，若隱若現地看見了她那飽滿的胸部，白嫩的手臂和腹部。短紗籠露出了她那美麗的雙腿。我抬頭看看她的臉，她那兩隻眼睛，正像是噴火似地瞪住我。「露基亞，我要走了。」我連忙站起身。

「不，你為什麼這麼快走。」她撲上前，一把把我摟住。

「不要這樣，我……。」我有點慌了。

她抱得越緊，我感到她心臟跳動的更劇烈，我一時忘了我的存在，我也緊緊地摟住她。

七

我醒來時看看錶，已經是午夜十二時多，露基亞安詳地睡在一旁，我輕輕搖醒她。

「露基亞，露基亞！」

「什麼事？」她揉揉眼，坐起來。

「我要走了，你替我開門。」

「不，我不讓你走。」她又纏着我。

「不行，人家知道了很不好。」

「那你以後會不會再來。」

「以後……阿美娜在的時候我就來。」

「她不在呢？」她微笑地看住我。

「這……。」我想了一會：「我不來。」

「爲什麼？」她問。

「這樣子太危險了，給人知道了，會捉去警察局的。」

「這是我情願的。」她忽然激動地說：「你知道

我是多麼的寂寞，多麼的痛苦，我嫁了那麼個丈夫

，他折磨我，鞭撻我，最後不要我，叫我回家守活寡

……。」她忽然嗚咽地哭了起來。

我望着她在流淚，不知說些什麼好。

「可是，現在我愛你，我願爲你犧牲一切，那怕

這只是短暫的，不正常的，我都情願。」

我一時也感動了，我對她說：「我會來的，你不要傷心。」

她帶淚笑了，我摟住她，吻了一陣，然後我就偷偷地溜出門，回臨時住所去。

八

我們這種不正常的來往持續着差不多三個禮拜。

我很早就想清楚，我們這樣下去，總會有一天會出事的，可是，每當我想起了露基亞她那憂悒地眼睛和她那顆熱情的心，我就會不自然地又踏上了她家的道路。

這又是一個夜黑風高的夜晚，我再一次又踏上往露基亞家的路途。我到達時，恰好阿美娜上街去了，我只好又和露基亞談了起來。但，一對男女，往往在有了超友誼的關係後，已經是沒有什麼可談的了，我們又免不了糾纏了起來。

當我匆匆地趕回家時，就在那椰林下的一個草堆中急速地閃出一個人來，我一驚，按手電筒一照，原來是阿美娜，她正瞪着眼，氣憤地說：「想不到你會是一個人面獸心的！」

「阿美娜，我……。」我不知如何是好。

「你不用強辯，你和露基亞的事，我全知道了！」

她狠狠地：「你不該以大丈夫的氣概，欺侮一個弱女子。」

我低下了頭。

「你想想，你是人嗎？」她擱了我兩個巴掌。

「我很對不住露基亞。」我說。

「你有考慮到將來的後果嗎？」

「將來？」我看她。

「萬一她有了孩子呢？那將怎麼辦？」

「這……。」我囁嚅地。

「你是否能負起這後果？」

我看住她憤怒的眼珠。

「假如你不能，那叫她怎麼辦？」

「……。」

「你讓她被族人鄙棄，咀咒？」

「……。」

「你讓她在羞恨之中自殺！」

「不不，阿美娜，這……。」我又想不起話來了。

她忽然嗚嗚地哭了起來。

「阿美娜，我……我對不起你們。」

「我恨你，我錯識了你……。」

「阿美娜，我從今改過，不上你們家。」

「我並不是希望你不上我們家……。」

「可是，我有什麼辦法拒絕你堂姊的糾纏？」

「你不該乘我不在時才去。」

「好的，好的，你回去吧！」我望着她的身影在

草叢邊消失後，才轉身上路。

九

我們的工作在不斷努力的進行後，這時已經接近了尾聲了。看看日曆，還差那麼十天，我們就可以收起工具再到別處工作去了。

這幾天，我的心情很沉重，想起了阿美娜和她的堂姊露基亞，我有着一種很難言喻的感覺，我將如何向他們辭行呢？

時，這一天放了工，露基亞跑來對我說：「今晚六點我在河邊等你。」

「有甚麼事？」

「到時你會知道。」她淡淡一笑。

我猜不透她到底有甚麼事。這一晚，我一吃飽了

飯，就趕快過去。

露基亞已坐在那石塊上等着。

「你幾時來？」

「剛到一會。」她說。

「露基亞，你有話告訴我，到底是甚麼事？」

我坐在她的身邊。

「我想你聽了之後，一定會害怕。」她輕聲地笑了。

了。

「害怕，我從不怕甚麼？」我說。

「真的！」

「當然。」

「我已經有了身孕。」她冷冷地說，目光注視着

我。

「有了身孕了！」我害怕了起來：「那如何是好？」

？」

「我已經有了預備！」

「有甚麼預備。」

「打掉！」

這簡直是晴天的霹靂。我望着她。

「要不然，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可是，打掉是危險的。」

「那也沒有辦法啊！誰叫我自己害自己，造了這個孽。」

我無言了，我後悔已來不及了。

「我已經託人買了一瓶藥，這幾天我就把它服下。」

「可是，你千萬要小心！」我說：「要不然找一個私人醫生。」

「這豈不是讓所有的人知道了。」她站起身，把手伸給我，我握住她，她眼裡閃着淚水。

+

我不敢想起露基亞用那殘忍的手段來摧毀自己的生命。我想，狂歡後所帶來苦果是多麼的殘酷，我呢？實不該在意亂情迷的境地下，弄出了這一場風波。

一個星期過去了，我都不敢到露基亞的家，這時候，距離我們離開只有三天了。

這一天晚上，我獨自在燈下，計算着帳目，我把過去從老板處支出的工資和現在應支的工資重新檢查一遍。我打算後天，就發工資給所有的工人，因為他們有的住在遠地，大家都急着要回去，有的雖是住在不遠的城市，但他們也要添置東西，然後另謀他就。

我辛苦地工作了一會，點上了一根烟，把帳簿合起來，正想去睡覺，忽然，窗口閃出一個影子，我不禁一驚。

「阿美娜，你……甚麼事？」

「你快出來！」

我急忙開門出去，她拉着我的手就走。

「出了甚麼事？」我喘着氣問。

「露基亞血流不止。」

「爲甚麼？」

「因爲她打胎？」

「啊！」我險些跌了下去。

我們急急趕到她家時，露基亞正躺在床舖上，下體被鮮紅的血沾濕了一大片。

「露基亞！」我摸摸她的頭，「我送你到醫院去。」

「不，我沒有甚麼的。」

「可是，這血流得這麼多！」

「他會有生命的危險的。」她辛苦地說。

「那該怎麼辦呢？」阿美娜焦急地問。

我一時也措手無策。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

「沒有關係的，三幾天就好了，你回去吧。」露基亞向我招手示意。

「我在這兒陪你們。」我說。

「不，待會兒伯父會知道的。」她說：「你趕快回去吧！」

「那你好保重。」

十一

我把工人的工資都分發清楚，然後把阿美娜她們的拿到她家去。

我實在有點害怕，我想萬一就這樣鬧出人命案來呢？那叫怎麼辦。

我把她們的工資拿出來給阿美娜，然後又送二百

塊錢給露基亞。

「她睡了？」我問阿美娜。

「是的，看來很嚴重？」

「那該怎麼辦呢？」我說：「這些錢，你帶她去看看醫生吧！」

「可是，她一直擔心會給人知道，那時候，……」

「不會的，你偷偷帶她去好了。」我的心很亂。

「你幾時要去？」她問。

「還有三天。」我橫下了心，撒了謊。「我明天再來。」

「不，我知道你在撒謊。」她忽然氣憤了：「你不是明天就要回去，爲甚麼你要瞞着我們，你，你害怕了，你……」她忽地哭了起來。

「阿美娜哭，露基亞會醒的。」

「我就要吵醒她，叫她抓你去警局！」她忽地橫了心。

「阿美娜，我說的是實話……」

「除非待到露基亞復元了，我不會放過你。」她狠狠地瞪着我：「你想賴帳，你想跑掉。」

「阿美娜，話可不能這麼說，這是兩廂情願的。」

「可是，她現在已病得快死了，你叫我怎麼辦？」

「吉人天相，她會平平安安的。」我說。

「無論如何，我不會讓你跑掉的。」她說：「你這……你揉碎了一顆少女的心，你踐踏一個少女的身子，你……你這……」她猛地撲向我，攔住我，在

我懷裡哀哀地哭。

「別哭了，我就待到露基亞復元了才去好了。」

「可是，我不會相信你的。」

「我把汽車的鑰匙讓你保存好了！」我拿出一串鎖匙，隨便拉出一根給她。

「這，你可以安心了！」

她破涕而笑了。

「我去了，明天我再來。」

點點頭，我急忙的退了出來。

十二

我不敢再遲疑，把行李和工具儘快地搬上我的汽車去，我的工友說：「你們也上車吧？」

「這麼晚就要跑了！」他們說。

「是呀，你們可以明天去，我先去了。」我發動了引擎，一溜烟，衝出芭場，向我的家鄉前進。

我不敢想像阿美娜和露基亞她們以後將會怎樣，露基亞是不是會有生命的危險。

雖然，我已遠遠的離開了落日河，但，無論在夢中或者在安靜的時刻，我都會看到露基亞蒼白的臉色，和阿美娜那雙哀怨的眼睛，就使我的精神感到負擔和苦痛！

請訂閱本刊

大海·母親

■冷兮兮■



伯父已隨着旅行團去環繞世界了；臨走前，他囑咐我：需要時，可以到他那座濱海的房屋去渡假。

一

我在跟自己鬧情緒、過不去；我憎恨這兒喧囂的居處、狂妄的人羣、污穢的空氣……何況這時是學校的假日，實在難以消受。我想起了伯父的囑託，當日就收拾了行李，告訴母親到友人住處去渡假。母親雖早已想與我共同到伯父居家去渡假，聽我那麼說，再沒有這念頭，只囑了我些事兒，要我早些回來，便已淚盈滿眶了。我不願看到她的淚光，匆匆地出門去了……她從來依順我的，因為我是她的獨生女，而父親早不在人世了。

二

人的心理實在難以理解；在還未獲得一樣整日盼望的事物以前，心中老是緬想「它」是如何的好、怎樣的美；一旦得到了，又總想擺脫它、遺棄它……未來到這兒以前，我多麼地嚮往此處的清靜、遼闊，我要擺脫任何猙獰，可厭的「人」，只要獨個兒

在此渡却這漫漫的假日。現在，我却覺得這裏太空寂了，我想起了母親。我悔恨自己當初忍心地把她留在家裏，讓她與寂寞為伴。她老了，沒有親人會造訪她的，她也沒有活兒好幹，除了管理她自個兒的膳宿以外。而且，現在月頭過了，祖金該收完了……她一定會思念我的，就像我想她的那樣。

二

這幢古老的中式洋房，在輝耀的豔陽底下，迸射出它昔日的光芒；數隻乳燕在屋外簷上低低地「呢喃」：似在呼喚遠方的親人，數着牠們的歸期。

三

這兒使我留連的是對窗的大海：朝晨時，那潮聲令人振奮，更送來那自然的鹽味兒；日午；它是那麼平靜、柔和地呼吸着；夜裏，伴着星光點點，那潮水默默地退回它原來的地方去……就這麼望着大海，竟有訴不完的哲理。

四

日午，我又展窗獨坐了，我的眼簾所攝取的是那汪洋的大海以及那點點的揚帆。我心中覺得：大海是母親，孤帆是我，母親要我漂流到那方去，我就漂到那兒去，從沒有違背她的心意……

終日單身孤影的，數着時光的飛逝，漸漸地覺得厭倦了。並不是回想起那頻繁的人語聲、吵雜的車輛聲，而是懷念起我那與寂寞相守的母親。我多麼地希望此刻就投入她的寬懷裏，一如置身在無際的綠波中。

七

假日將告尾聲了，我又匆匆地收拾好了行李，懷着遊子回鄉般的情懷，風塵僕僕於歸途間……再會罷！這有海、有風的絢麗日子，以後重來舊地時，我身邊該多一位銀髮、柔愛的母親罷……

母親激動地迎着我說：「你回來啦……」她的

紅燈

· 雲濟 ·

亮起打火機
就把無聊火葬在香烟上
在長長長長的下午
然後就背向寂寞
携着聲音
投影於朦朧
昏暗的地帶
飢渴地
讓思維輕盈於

眉宇間展溢着深長的愛。我幸福地領略了偉大的愛：從眼前的「母親」和那遙遠的「大海」裏。

十

學校鐘聲敲醒了學子們的心靈……我執了教鞭，重回到溫暖的土地上；來到了幼稚班，面對着一個個純真可人的小圓臉，我不再皺起眉頭，却掛上了真摯的笑臉——因為我領了母親的撫愛，受了海洋的滋潤，——小孩子們的歌聲更清亮，笑聲更明朗了。成年的我還需母親的撫愛，也要大海的滋潤，更何況脆弱的他們呢？……

阿哥音樂上
靈魂舞中
紅光搖曳着
人影疊疊，疊疊人影
眼瞳裏
幻化魘魅重重
午夜的喧囂
捏死了宵分的寥闕
歸途上
聲音寂然
只有唧唧蟲聲在演獨角戲

暴露寧府的罪惡？若說志在惋惜，則與雪芹撰作紅樓夢的本意不符。因為紅樓夢的基本目的，乃在「樹倒湖猴散」；曹雪芹對於這個目的，曾在書中再三致意，其決心是不必懷疑的。像寧府荒淫無耻的生活，他怎麼還會存有惋惜之心，而冀其「蘭桂齊芬，家道復初」呢？所以第二個用意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既承認暴露寧府罪惡一事實，那麼誰應該負責呢？寧府是一個家庭，一個組織，若沒有「人」在活動，在運用這個組織，那麼它的消亡就不至於產生。我的淺見是：雪芹選中了賈珍來担起這個重任，他可使賈珍承担起寧府消亡的重任，但這依舊是一種表面觀察，須得再往骨子裡尋。

賈府的崩潰不僅有外來因素，其內部腐蝕也不容忽視。我曾在「論鳳姐」一文中指出，如站在賈府立場，那麼鳳姐固是罪魁，但若反面來看，則鳳姐不僅無罪，反有大功。爲什麼？因封建制度的崩潰，是必然的結果，而腐敗統治集團的消滅，又早爲識者所熟知。問題在乎怎樣崩潰，及怎樣消滅？又萬一假如其中忽產生一位有力的衛道者，則其崩潰消滅的時間是否將稍爲延緩？以滿清歷史言，會國藩的興起，確會使古老的滿清帝國再苟延殘喘了幾十年；但在曹雪芹頭腦中，他無論如何也不會同意寧榮國府的死灰復燃，它們一定要倒下去，而且倒個淨盡。據說雪芹的後三十回紅樓夢裡，賈寶玉的結局是「寒冬噫酸齏，雪夜圍破氈」，這是不是一個窮和尚的形相固且不管，總之，賈府確然一蹶不振了。雪芹之必須把賈珍寫成一個荒唐的人物，蓋不如此則寧府未必會倒，寧府不倒與他的「樹倒湖猴散」宗旨不合。只有從內部蛀蝕開來，才能確像永遠拾不起頭。高鶚不了解此中深意，他偏偏要叫賈府幾個頭子——尤其是賈政做會國藩左宗棠，於是全書宗旨便完全被破壞了。這樣看來，雪芹寫賈珍是毫不帶惋惜的。而賈珍這個人，在促成賈府崩潰的過程中，自有其一定的作用。罪魁也好，禍首也好，是色狼，是賭棍都好，它都可以代表封建制度的一面鏡子可讓讀者清楚地瞧出細微的。話雖如此，在雪芹生花妙筆下，賈珍其實也並非一個毫無人性的傢伙。秦可卿死後他種種故作固然屬於內疚的姿態，而平常在家中他倒也並不是完全不可親近的。他沒有像賈政那種冷漠不近情的態度，也不同於賈赦發起脾氣來就拿兒子拳打腳踢。他自然好色，可是遇上了像尤三姐一類女子，他居然也會退避三舍。此外，有的地方，他的理解力也頗驚人。

賈珍看完，說：「帶他進來。」一時，只見烏進孝進來，只在院內磕頭請安。……賈珍道：「我說呢，怎麼今兒才來？我才看那單子上，今年你這老貨又來打擂台來了。」烏進孝忙進前兩步，回道：「四爺說：今年年成實在不好。從三月下雨，接連着直到八月，竟沒有一連晴過五六日。九日一場碗大雹子，方近二三百里地方，連人帶房，並牲口糧食，打傷了上千上萬的；所以才這樣，小的並不敢說謊。」賈珍皺眉道：「我算定你至少也有五千銀子來，這殼做什麼的！如今你們一共只剩了八九個莊子，今年倒有兩處拔了旱潦，

你們又打擂台，真真是叫別過年了！」烏進孝道：「爺的這地方還算好呢。我兄弟離我那裡只一百多里，竟又大差了。他現管着那府八處莊地，比爺這邊多着幾倍，今年也是這些東西，不過二三千兩銀子，也是有飢荒打呢！」賈珍道：「正是呢。我這邊倒可以，沒什麼外項大事，不過是一年的費用。我受用些就費些，我受些委屈省些。再者年例送人請人，我把臉皮厚些，也就完了。比不得那府裡，這幾年添了許多花錢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卻又不添些銀子產業。這一二年裡賠了許多，不知你們要找誰去？」……

這一段文章至少告訴我們兩點：第一，農村逐漸破產了，天災人禍，接踵而起，而身為大地主的除了「不知你們要找誰去」之外，就毫無辦法。曹雪芹是十分同情莊稼人的，我們在「論劉老老」一文裡已經說過，這篇文章已是第二次了。農村破產，與封建制度的崩潰乃屬表裡為因，在雪芹時代，還算是滿清鼎盛時期，尚且已有如此現象，以雪芹那雙銳利的眼光，豈不早已預見未來的景象嗎？雖然限於環境，雪芹還不敢太直截了當寫出農民不滿的心理，但從賈珍那種養尊處優，毫不體恤農人痛苦的談吐中，則所謂上層階級的昏憤憤憤，又是可以理會的。

第二，賈珍對榮國府外強中乾的內幕，似乎已經瞭若指掌。而這也間接告訴我們：日後賈府的崩潰，自有其不可避免的因素。但底下一段話更值得我們注意：

……烏進孝笑道：「那府裡如今租添了事，有去有來，娘娘和萬歲豈不賞的？」賈珍聽了，笑問賈蓉道：「你們聽他這話可笑！」賈蓉忙笑道：「你們山坳海沿子上的人，那裡知道這道理？娘娘難道把皇上的庫給了我們不成？……按時到節，不過是些彩緞古董玩意兒，總賞金子，不過一百兩金子，才值了一千兩銀子，穀一年的什麼？這二年那一年不多賠出幾千銀子來？頭一年省親，連蓋花園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兩年再一回省親，只怕就糟窮了。」賈珍笑道：「所以他們莊家老實人，外頭不知內裡的事，黃柏木作磬槌子，外頭體面裡頭苦。」……

紅樓夢第二回中會說賈府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要說榮國府一下子就破產了，此亦不近情理。因為無論如何，他們還有「八九處莊地」，還是一個大地主的身位。其次，鳳姐掌管榮國府家務，在她神出鬼沒的手法下，榮國府不知給她侵吞了多少進去。所以榮國府慢慢窮了，而牠却慢慢肥了，賈珍自然曉得鳳姐偷天換日的把戲，可知賈珍雖荒唐，他的眼光是銳利的，觀察是入微的。

綜觀賈府幾個上層階級的主腦人物所為，不難推想到他們以及他們所依附的家族的結果。在賈赦賈政賈珍三人中，賈珍比較最聰明，有時候他的言行，彷彿很具人性；但一個聰明人如果不長進，明知追求淫奢的生活，那麼他所帶來的危險也是最大的。因此我們不必為賈珍惋惜，我們倒反而應該為賈府有了賈珍一流人物而慶幸，因為那有內在的蛀蝕，舊的腐敗的社會又如何得以早日崩潰？

夢迴

■ ■ 楓 楓



黃昏。

夕陽透過窗櫺，斜了一地昏黃的日影。

愛娜坐在梳粧檯前，刻意地修飾了一番。

今天她特意挑了一襲樸質淡雅的青綠色旗袍，還是立偉看慣的顏色。

洗盡了鉛華的臉，淡淡的施了點脂粉，但還是無法掩飾十多年來，脂粉所造成的過份蒼白。

她呆呆地瞪視着鏡中的人影，她從來就沒有像現在這樣仔細地端詳過自己。

真的，在以前那一段悠長而刻板的歲月中，她從未對鏡中的人影稍作留意。

此刻，鏡中的人影對她似乎有點陌生，本來柔媚的臉龐，此刻微笑時已多了幾處明顯的皺摺。她下意識地用手指搓揉了一下眼尾顯現的魚尾鱗，脂粉究竟無法挽回逝去的青春了，她感到鼻子有點發酸。

她已不再是十八年前的李憶薇了，十八年前她擁有太多的美夢。

那時候，她本該抓住它，也本該抓住幸福，抓住青春，但她却輕輕易易地放棄了，而且是那麼心甘情願，她要拿她的青春去換取更多的幸福，尋求更美麗的夢境。

會幾何時，少女的夢幻滅了，留給她的却是一片迷惘與殘餘的青春。於是她開始知道她所需要的不是虛浮的夢境，而是平實的人生。

可是當她驚覺地回轉頭時，然而他已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宛若一片浮雲，一縷青煙，消散了，瀕滅

了。

回到農村去麼？，她已沒有這份勇氣，更慚以面對撫養她長大的姨媽和姨丈。

她終於含着淚，懷着滿腔的悔恨，走向她所不願走，而唯一能走的路，從此李憶薇被埋葬了，於是愛娜便取代了李憶薇。

神女生涯原是夢。雖然她並非神女，但又有什麼關係呢？十多年的伴舞生涯，不也就是夢麼？她原以為這個夢將會永遠延續下去，然後化着一縷青煙，隨風消逝。

然而，昨晚他却飄然而至，驚擾了這個夢。

外面正下着霏霏細雨。

「迷你舞廳」裏，坐客寥落稀疏。

幽黯的彩色燈光，散發着柔和的色彩，使整個舞廳添上了幾分神秘與迷朦。

音樂合上，六人樂隊奏着一首悠揚的華爾滋音樂舞池裏，幾個舞客擁着舞孃們在翩翩起舞，似乎正沉緬在優美的旋律與夢幻似的氣氛中。

此刻已將近打烊了，舞客依舊疏疏落落。

「今晚真差勁。」愛娜輕輕地嘆息了聲，她將第十二根煙蒂捺入煙灰缸裏，剛好湊上了二打。

整個晚上都沒有客人過來請她伴舞，更不必說坐檯子了。

人老啦，青春也跟着消失，她不再是當年的愛娜了，她已沒有太多的青春去零售給客人。

以前的一些熟客，都一個個離開了她，去找更多青春的女孩子去了，其中雖也有幾個老相好的，但也難得來一次，更何況外面正落着雨呢！

她閉起了眼，沉緬在冥想中。

「愛娜！愛娜！」

她幽幽地睜開了眼睛，發現大班老樺正立在她跟前。

「愛娜，有一位先生請你坐檯。」老樺對她笑笑，遞過一張條子來。

「快過去吧，那位先生似乎急欲見你呢！不是老相好吧？」老樺神秘地笑笑，笑得那麼該死。

在幽黯角落的一張檯子前，愛娜怔怔地木立着，半晌還是一動不動。

「啊！憶薇，果然是你。」

聲音多麼熟稔呵，但又似乎很陌生，記憶將她牽回到一個很長遠，很長遠的年代裏。

許久來已沒有人這麼叫過她了，這聲音是多麼親切啊！憶薇，憶薇，被埋葬許久的憶薇彷彿又復活過來。

淚水在她眼眶裏滾出，沿着她臉頰慢慢地滴落。

「憶薇，你怎麼會落到這個田地呢。」立偉緊握她的雙手，痛心地面問。

「一言難盡呵！」她喃喃地道。

「志國呢？」

「他？」她凄然地搖了搖頭：「不知道。」

「他不是一直跟你在——齊麼？」

「我們離婚了。」

「離婚？爲什麼？」

「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避開他的視線，她飄忽地牽了牽咀角。

還有什麼好說的呢！少女的虛榮使她選擇了志國，却忍心揉碎了一顆忠實的心，毀滅掉童稚時便建立起的感情，結果呢？結果卻落得如此下場，活該是嗎？此刻她還能再向他要求些什麼呢？索回那份失落的感情麼？請求他底憐憫麼？

「我原以爲他會給你更多的幸福。」他輕微的嘆息。

是的，志國會滿足了她那少女的虛榮，而她也以爲已得到了幸福。但漸漸地她發覺到她所需要的並不只於此，她寂寞，空虛，她需要另一種東西來填塞這份空虛，寂寞。然而這種東西又不是金錢，榮譽，地位所能換取的，而這東西志國並沒有給予她。

「我早看出志國並非一個踏實的人，尤其在感情方面。」他感喟地說：「但那個時候我跟他地位太懸殊了，他有錢，地位，名譽，而我呢？後來我也相信他會給你更多的幸福了。跟着我，只有使你受苦。」

「結果我失去的比得到的更多，少女的夢也幻滅了。」

「她眼眶裏蒙上了一層薄薄的淚光。」

「以後呢？」

「以後的卻是一片空白……。」

「志國怎會離開你的？」

「婚後的第二年，志國另外攬上了一位有錢的小

姐，就這樣，我們離婚了。」

「……………」

煙雨淒迷的落着。立偉攬着愛娜出了舞廳，截了一輛街車。愛娜望着車窗外迷濛的煙雨發怔。

「憶薇！」

「嗯！」

「今後你打算怎樣？」

「怎樣？」她依舊楞楞地望着車窗外：「還能怎樣呢？只好這樣下去了。」

「你總該爲你的將來打算打算啊，找個歸宿……。」

「你要我再嫁人？」她驚愕地偏過頭。

「不錯。」

「誰還會要一個沒有了青春的女人呢？」她凄然地說。

「你總該知道我……。」

「不，立偉，你此刻已成名了，一個聲望很高的畫家，你不能要一個歡場女郎。」她痛苦地說：「以前我負你太多了，你應該恨我，應該恨我啊！」

「不，憶薇，我的成就是你賜予我的，就因爲我缺少這些條件，才失去了你。」他繼續道：「以後我發誓要成名，結果真的成名了。最先我恨你，後來我卻原諒了你，因我發覺自己一直在愛着你。」

「一切我都知道，你到過法國，英國，意大利，終於你回來了，你一回來就來找過我……。」

「她伏

在他的胸前嚶嚶的啜泣起來：「是我要著姐不告訴你的，結果她還是告訴了你。」

「憶薇，不管歲月的流逝，不管人事的變化，在我的心目中永遠是縉着兩條辮子，驚走了我的遊魚的憶薇。」他柔聲道：「憶薇，讓我們回到那農村去吧，母親正等待着你呢……你還記得屋後那條小河嗎？父親跟二叔此刻恐怕又彎着腰，在收割稻米了，二弟小妹不知又長高了多少？還有那隻你最喜歡的小貓，恐怕已成了老貓了吧？……」

透過眼眶薄薄的霧翳，她彷彿又看見了過去。

長蛇般的列車，沿着軌道在平原上馳奔。

車廂裏，李憶薇微閉着眼睛，靠在一个寬闊的胸膛上，咀角優美的弧線，勾出了一個幸福甜蜜的笑意。她一身學生打扮，後面却縉着兩條鬆鬆的大辮子。緊偃着他的青年，卻穿著入時，胸前還歪着一條深藍的領帶，一派紳士模樣。

「憶薇，你想我們的事，他們會反對麼？」那個青年打破了緘默。

「放心吧，志國。」她微抬起眼皮：「我並非是他們親生女兒，何況姨丈姨媽又那麼疼我。」

「我還是不放心。」他蹙了蹙眉：「聽說你表哥對你有着很深厚的感情，我擔心……」

「噢，真會杞人憂天喲，我跟他不過是兄妹的感情嘛！喏，你不是見過的嗎？他人不是頂溫文爾雅的麼？」

「可是，我發覺你們之間似乎有一種微妙的感情。」

「你再說我可不來了。」她翹起了小咀：「誰喜歡他來了？再說我怎能再忍受這種窮困的日子呢？我要像珍妮，朱莉一樣，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不錯，像你這麼漂亮的女孩子，是不應該生活在這窮鄉僻壤裏，過着困苦的生活，把青春埋葬在稻田裏。」

「所以我選擇了你。」

「我會使你滿足，使你幸福的。」

她忽然抬了抬手，彷彿已抓住了幸福，瞳子裏閃爍着幸福的光彩。

飯桌上，坐着她的姨丈姨媽，兩個表弟妹正在用心地做着功課，獨不見了她表哥立偉。

「姨媽，表哥呢？」她詫異地問。

「別管他，自他從城裏回來後，就整天往外竄，此刻祇怕又去找朋友去了。」

「薇姐，剛才我看見阿哥一個人在小河那棵樹下發傻，我問他為什麼不儂從前一樣和你玩了？他呀！就兜巴巴地罵我哩！」正在做功課的表妹聽見她們的談話後，便擰着小咀說。

「小孩子，不好亂說話，知道嗎？」姨媽輕斥道。

她的心顫慄了一下，她感到一陣深深的愧疚，但這份愧疚很快便被未來的幸福與少女的夢淹滅掉。

這時一直沉默的姨丈，擰了擰眉說：「你們的事，按常理，我這個做姨丈的是不好參意見的，不過憶

薇的母親臨終時，要我們好好地照顧她……。」

「老伯，這個請放心，我會使她得到幸福的。」志國着急道。

「關於你們的一切，阿偉也告訴過我，我知道何先生是一家出入口商的總經理，家道富裕。自然我也不想憶薇就在這裏吃苦，不過——」他頓一頓又說：「不過憶薇年紀尚小，好在明年中學便要畢業了，到時就照着她自己的意思辦吧！」

「豐了羽毛的小鳥，是再也沒法留下的了。」跟着是她姨媽一聲長長的嘆息。

以後的一段日子，她並沒有再回到農村去，多彩多姿的生活使她忘記了一切，忘記了農忙時彎着腰、滴着汗在收割稻米的姨丈，姨媽，忘記了曾濯足於冰涼河水的小河，忘記了攀到荆棘叢中爲她擷取野玫瑰的表哥立偉，忘記了……。

畢業後，她順利的披上了輕紗，踩着結婚進行曲，在萬人的稱頌下，走進了她少女的夢境。

但當少女的夢幻滅後，立偉却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然而，此刻他又飄然而至，要求與她再續那未完成的夢。

夕陽輕輕地從窗櫺滑落，室內開始黯淡下來。

愛娜挪動了一下身子，輕輕地嘆了口氣。

十八年了。啊！十八年，十八年的變化委實太大呵，她恍如做了場夢，她感到一陣逼暮的悲涼。

立偉馬上就要來接她回去了，她看了一下床頭的檯鐘。

忽然，她感到一陣緊張，不，她不能跟他回去，她又豈能於殘遺的青春給予立偉呢？立偉是需要完整的，而他所擁有的却是殘缺。

她匆忙地收拾了一下，在檯子上留下一張字條。匆遽地走出了公寓，她走入了薄暮，走進了迷茫。天空，落下了幾顆黃昏的雨滴。

思鄉病

潘文為

當黃昏雨悄悄然而去

燕子的心思

再凍結在一個冷夜

如此

我又在黑夜幾哩內迷途

不是欣然的花香季節

故事啊 故事向披星戴月一邊

於是 我向風潮向煙霧迂迴的踱步

而患着不凡的故鄉病

而在幾十個凄凄寒夜啊

就不會把故鄉夢圓過

（我在風夜祈禱在深夜惆悵在雨夜悲憤）

遂教怎樣地思潮 呵思潮起伏

黑夜啊黑夜

我底聲音在那一個月圓時

飄向故鄉的方向

飄向那幾哩膠園的風雨

飄向……

★文壇憶舊★

瘦死獄中的李詞傭

■温梓川■



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左右，我還在小學念高三的時候，便時常看到報紙上有署名李詞傭某人的作品，那時李詞傭是在板城同善學校教書，年歲自然比我長，少說也比我長了十多歲。後來我進了中學，却時常在傅元閣主編的板城光華日報的「先驅」副刊上，讀到他和主張廢姓的「般若福璿」爲了文藝和文學的區別問題，大打沒有結果的筆墨官司。他那時的作品，以詞填得最出色，也最爲人所知。他也寫小說，但並不見佳，總脫離不了章回小說的氣息，這無異是放了纏腳布的天足，使人讀了便覺得有點近似舊文人的游戲作品；雖然那時他已受了一五四運動「後的新文化的洗禮」，但仍脫不了舊小說的窠臼。老實說，他的詞填得好，比小說作品却高明了許多，他真不愧稱爲「名符其實」的「詞傭」。

他是福建詔安人，出身于詔安縣立師範學校，又是書香門第的子弟。他的父親是詔安的宿儒，詩詞歌賦以及古文都頗有名氣。鍾靈中學初創時期的代理校長陳少蘇先生和後來當了香港大學文學院主任的許地山教授，早年也曾立雪程門，做了他父親門下的得意門生。陳少蘇先生畢業以詩詞見稱于世。當少蘇先生南渡後，輾轉到了板城，當了同善學校的校長後，他也南來板城，他和少蘇原是郎舅的關係，自然近水樓台，他也在同善學校教書了。

當時他除了在報章發表文章之外，還時常投稿商務印書館刊行的「章錫琛主編的「婦女雜誌」。他的文藝作品也多在那裡發表，有時也發表些有關婦女問題的文章，風頭相當健。在我離開鍾靈中學，負笈廣州中山大學時，他才轉到鍾靈中學去教書。

我和他相識，還是我從上海回來後的第二年。有一天，在書店裡，偶然邂逅，由書店的一個店夥介紹的。

那時他的髮妻已去世，和他在一起的，便是那位新婿不久的黃姓續絃夫人。寒暄了幾句，他便約我過幾天到我的住處詳談。他生得個子不高，身材瘦削，倒是一個文弱書生的典型。他那張兔子臉型的面孔，却配着一雙暴露兇光的微凸的大眼，非常不相稱。他的頭髮似乎從沒有用過髮膏之類化妝品滑潤過，顯得那麼乾澀，那麼枯燥，雖然並不蓬鬆，看起來却梳理得相當伏貼。

他那次的到訪，原來是他和黃氏夫人從上海渡蜜月歸來不久。因為他從上海女子書店刊行的「女子月刊」知道我是該刊的同人之一，由於他經常在「女子月刊」發表文章，才和姚名達夫婦認識。因此他原想早日帶了姚名達託他轉交給我的禮物來找我的，都因俗務的拖累，致延擱了許多時日。在閒談中，我才知道他對姚名達、黃心勉、會今可和章衣萍的印象特別好，他還告訴我他意外地認識了朱希祖、龍榆生、陳石遺和鄭振鋒。語氣之間，也表示了欽敬的熱誠。

後來會今可在他主編的「新時代月刊」，刊行了「詞的解放運動專號」，主張詞的解放，頗受魯迅冷嘲的時候，他却很替今可辯解，非常賣力地寫過好幾篇關於這方面的文章。詞是他所擅長的，所以說來頭頭是道，他的見解和主張，雖不附和今可，却另有一番見地。

至於他和我往還較密切，還是在一九三九年春，郁達夫到板城渡歲時開始的。他那時非常起勁地四處去找人，籌備開歡迎宴會，聊表當地的幾個文人對這位英國名作家D·H·羅倫斯型的作家的一點敬意而已。後來達夫爲了「幾個問題」這篇文章，惹起一般文藝工作者的誤解，對他施于無情的攻擊。詞傭也出面寫了許多文章支持達夫的見解。達夫也因此鼓起了他的興趣，寫作不輟。他後來出版的那本散文集「椰蔭散憶」和詞集「板榔樂府」，都是這時期的產品。

後來他創刊了「新生月刊」，幾乎每個星期日都獨自到我的寓所來索稿，有時竟來作整日的閒談，但和那位黃氏夫人離了婚的傷心事，我却完全不知道。有一次我們聊天時，我無意中問起他夫人的近況，他才一五一十地把離婚的始末，全盤告訴了我。原來他在這期間，過的却是孤家寡人的鰥居生活。因此他之所以創辦「新生月刊」，完全是爲了排遣那份寂寞的歲月。我每期都給他寫一篇短篇小說，那時我的境况相當苦，文章只要能賣錢的地方，我都不斷地寄稿去。因爲我一方面要寄錢供給我那個遠在國內求學的妹妹，和我那位上了年紀的老母的生活費；一方面還要幫忙一個窮朋友在大後方的昆明念大學的費用。

起初「新生月刊」相當暢銷，每期印了五千本都可以銷完，稿費倒很能按期照付。後來，却不依期頒發稿費。稿費單寄了來，却往往取不到錢。據說經費相當支絀，常常入不敷出，因此我們的稿費也就只好一期一期地拖延下來，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南進，「新生月刊」停版，我們的稿費就不了了之。不過「新生月刊

「却出版了整整一年多，總共出版了十四期。在這期間，我雖然爲了中國難民籌賑，排演了吳祖光的「鳳凰城」，先後公演了兩次，一齣話劇竟連演了一星期，休息了一個星期，再行公演一星期，而居然能够每晚座無虛席，真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因此也引起了詞僮對話劇的興趣勃發，特爲劇中文字四女主角賦詩四首，時在民國廿八年九月，爲中國難民籌賑公演國防名原「鳳凰城」而作四美吟：

夏婉冰

國破家亡事可傷，雙飛豈不羨鴛鴦？

遺孤華託王夫子，月涼西山總斷腸！

夏川菊子

化得粧成畫不如，百般狐媚可憐渠；
那知遇到苗司令，狡黠難偷計劃書。

小鳳

鐵血軍中二女兵，不辭艱險「蓋平」行，
芳心早負興亡責，豈獨鬚眉解鬥爭？

人見絹技

不惜千金羅綺身，甘爲井上作姬人，
鳳城一擊寒倭胆，遺恨卅年得稍伸。
此外，他還賦詩一首向我開玩笑：

贈梓川兄

飛卿才調美無儔，半島湖山筆底收；
一冊戀歌傳海內，新編說部寫風流。

他的詩句飄逸，清麗可誦。惜遺作不多，吉光片羽，也彌覺珍貴。

後來戲演過了，他還要爲我們編寫一齣四幕歷史劇「李師師」；他鼓勵我們排演，可惜他的劇本只編了第一幕，便沒有了下文。原來他因「謀約之言」，重作新郎，和一位標梅已過的張小姐渡蜜月去了，再也沒有心情編寫下去了，可見寂寞對他畢竟是有益的。他婚後的生活，過得相當美滿，常常和我們絮絮不休地談起他的太太，是那麽溫柔，那麽可愛；其實像他那麽多情的人，即使是上了三四十歲前後的中年人，在第三次的結婚還能保持着年青人特有的那般熱戀的情懷，倒是在我意料中的事。詞僮的爲人，熱情有餘，理智不足，因此也

時常受到一部分的文藝青年的誤解；其實他帶着很濃重的舊式文人的習氣。他時常喜歡去拜訪女朋友，請女朋友吃飯，有時還形諸筆墨，爲女朋友賦詩，因此也頗使一部分的文藝青年看不順眼，對他有着不滿的情緒；報章雜誌，也常常可以看到關於他的漫畫，和嬉笑怒罵他的文章；把他罵得特別厲害的，據說還是到過延安，寫過一篇「毛澤東訪問記」在當年的報上發表的一個文藝青年。日軍南進後，這個貌似積極的文藝青年竟報到日軍的陣營去，出賣了不少他的同志，竟成了效忠日軍的鷹犬！

日軍南進，在兵荒馬亂的時候，大家也就風流雲散，失去了聯絡。等到大局暫告一段落，稍爲安定後，日軍也在板城作威作福，稱皇稱帝起來，於是那張滿是強盜口吻的「汝等之生命財產均在我掌握中，如有抗日反日行動者，格殺勿論」的所謂「安民」的嚇民佈告，也四處張貼起來，幸得當時人心惶惶，大家猶如驚弓之鳥，不可終日，尤其是我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在亂世年頭真個是「百無一用」的廢物。但在日軍的眼中看來，自然是不穩的反日份子，認爲是眼中釘。所以當時我們的一些朋友，也都不約而同地對於生命的安全，感到很嚴重的威脅。有的坐了帆船冒險逃亡的消息聽到了。有的易地爲良，轉到外埠去了。有的改名換姓隱居起來，有的却沒有了消息，至于詞傭，始而逃難到山村去，終而逃難到他的岳家去的消息，也證實了並不是訛傳。有一次，我就在路上無意中遇見他。他一向對於衣履都是整潔講究的，就只有這一次，他改變了常態；他祇穿了一襲白麻紗襯衫，一條滿是皺摺的黑布袴，腳上却拖着雙木屐，當時他那副覺得難爲情的形容，直到現在還深深地刻在我的腦子裡。一見面，他就很關心地問起我們的許多朋友的近况，我都一一告訴了他。有的逃亡了，有的打算萬一不幸被捕，也就只好慷慨成仁。他聽了很憤激地說：「好在我們的朋友一個都沒有失節，我李詞傭始終是李詞傭，到死也還是本來的李詞傭！」

接着他還談起他的一個「朋友」也者的朋友，居然異想天開，想租借他原來的住處，招幾個妓女，預備開安慰所，做日軍的生意的故事。他說時還非常氣憤。至于那個「朋友」也給他罵跑了，後來那個「人」，不但做了日軍機關報的傳聲筒，而且還做不成「人」，做了他們的鷹犬！

我和詞傭的見面，想不到以這一次爲最後的一次。不久，他被捕的消息聽到了，後來他死在獄中的消息聽到了，甚至連帶了日軍去逮捕他的鷹犬是誰的消息也聽到了，原來就是那個想租借他住處的那個「朋友」！畢竟小人是得罪不得的。詞傭的死于非命，原是非常可惜的，以他那樣出衆的才華，天賦的聰明，總會在社會上做出一番事業來的，何況一個三四十歲前後正當做事的中年人，竟遭遇了這種莫須有的橫禍，致死在獄中。却不能不使我們戚然于懷的。他那位夫人後來也爲他生了一個遺腹女，改嫁了一個姓王的中學教員。

過去的事情，已經像流水一樣地過去了，但我對於他送給我的兩卷遺著：「椰蔭散憶」和「聲聲詞壇」的「板榔樂府」，和他寫給我的那首七言絕句，却使我覺得頗有「獨對遺編益惘然」的意味。

深山寄簡

■ 雅波 ■



(A)

離開了雲南園。
離開了相思樹。

回來，就這樣坐着，把年青的日子浪費掉。……世人只恭維那些勝利者，稱讚他們的成功，頌揚他們的偉大。至於在奮鬥途上倒下的不幸者，他們根本是不屑一顧的。唉，這就是現實。

接到由山下轉來大學當局的退學通知書，閱完後，心中就開始迷失了。……我的思想如此迷亂，我的情況如此複雜，我的情懷又如此悽愴。我永遠在追求甚麼但也永遠不能捕捉住那點甚麼，我永遠做夢也永遠看夢的破滅，一個又一個。……浸在暮色中。

那天，沒有想詩，沒有想詞，也沒與人說話；一人靜靜在回憶，回憶那些好遠好遠的日子。……

童年時，會期待自己趕快長大，長得像「喜馬拉雅山」那麼高，但長大後，又茫然了。人生真是一連串的夢與期待，在期待的途中，又總有一些東西須要遺落的。我為那些失去無邪的日子而唏噓，感嘆。

不到十二月，冬天就來到我的身旁。

柔柔，對於一個遭受挫折者，最溫暖的赤道地帶，冬天永遠來得太早，躺得太久，去得太遲！

迎着山風，我思索生命，思索自己的存在。外在的世界一直很狹窄，只好以沉思來擴展內在的世界。明天也許是一個失望，但就算我為失望而活吧！

「淡日滾殘花影下」

軟風吹送玉樓西

天涯心事少人知！……

看到這首詞，更感傷了。

柔柔，別爲我惋惜，那是不值得的。

夕陽落山。

遠處，一顆星亮起。好多顆星都亮起了。

(B)

一夢方殘，一夢伊始。

當最後一個夢也被凌晨的歌鳥驚破時，剩下便只有茫然了。

愛夢的人最不幸，因他們常體會到幻滅的悲哀。

那天，霧朦朧了整個早晨，迷失的是太陽，淡然是我。

起站是空，終站何嘗不是空呢？或者在起站到終站這一段路途中，獲得了些甚麼，但最後仍然要把那些甚麼還與空的。

若要解釋「空」，「須菩提」曾說道：「當你的黑髮成爲白色，當你見到枝頭的樹葉降落在地上，還有那花的種子入土；抽芽、成長、開花、結果，經過變化循環，又成爲它原有的樣子，你要記好，那就是「空」哩！」

空，本就是一切事物本來的面目；人的本身是虛幻無常的。所以在世上我們得到了甚麼，不要太過高興，失去了也不要過於悲傷，唯其這樣，我們才更有勇氣活下去！

柔柔，希望妳以「空」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那

妳的愁就不會「才下眉頭，却上心頭」了。

(C)

妳說妳是那朵雲，豪放而不羈的雲。

一個外國作家說：如果你永遠爲一個人而寫作，你的作品便能漸漸臻於完美。

我就常爲那朵雲寫詩，寫散文，寫小說；或者我將永遠寫下去。……

那朵雲，孤獨、輕柔、純淨、嫺靜，在深谷中棲，在流水上行，傲然不群，坦盪天外。……我就常爲這朵雲而痴呆。

把整樓的羣綠，拋到院子去。仰起頭，妳雙眉深鎖，難道雲的世界也同樣醉心虛妄，不得真性真情顯出的自在？我不由得深深嘆息了。

了解人真難，被人了解更難。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存有着許多常以自己的觀點來臆度別人的妙物。若我不固執，早已改喻能賺大錢的學系去，又何必困於「形而上」的圈子裡呢？何況我本就不是很哲學的。這世界雖大，却沒有一個避難所可以避去人們的庸俗、愚昧。那多可憐。

若有人說：我了解你。別相信，那是謊言！當人們互相了解時，就會仇視對方了。在我們生存現實生活中，有許多事情的發生，例如爭執、吵架、動武、戰爭等，都是因爲了解而展開的。……

拜倫說：「我們年青的日子，便是我們光榮的日子。」雖然我們一無所有，但我們都年青，還有充沛

的力量，去改造一切，去創造一切！柔柔，該好好珍惜這些日子。

別流淚，雲是不哭泣的。雨哭，那是她的本性，我知。

山上的蒲公英又開花了，妳織一疋春雲如錦，哼一首歌而來，可好？

(D)

許多年來我就爲妳寫詩了。

妳何必又問：詩是寫給我嗎？柔柔，有誰會比妳更了解自己的？

「此情可待成追憶，

只是當時已惘然。」

人生下來，便開始在茫茫人海中去尋找另外一個自己。有時我們在某人的身上尋到了一些自己的影子，於是有知交，好友和配偶，但這也祇不過是自身的一小部份反映罷了。有誰能尋到完全另外的一個「我」呢？相反地，却有許多一生都在摸索的人，到頭來連自己的心魂都消散了，仍捕捉不到一絲氣息，一抹影子，而致憔悴而死。

徐志摩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說得多豪放啊！

或者妳不知，那一個可愛的秘密，我已保守了好多年了。我將永遠保守下去……。我不想是「歌德」，多寫一本「少年維特的煩惱」，只有把少男少女本已七彩的心更加搞亂了。

那朵雲，是我寫詩的泉源。那朵雲，豐富了我山居生活內容。

風刮過說：是雲把我帶來。

柔柔，請記取：

妳或者是那雲，

但那雲並不就是妳！

……

(E)

陽光輝耀。

群山寂靜。

山中無人，我有一幽人自來去」之感。

人生彷彿是塞外行，越走越寂靜，越走越荒涼，

越走越冷漠……

「雲南國」一位同學的小妹妹寫信來說：大哥哥，聽說你病了，不再回到雲南國裡來，爲甚麼？病得很嚴重嗎？希望你不吃藥也會好起來！

「不吃藥也會好起來？」多令人感動的話。有時幼稚與無知簡直就是一種幸福！不過那種幸福已不再屬於我們的了。

卡繆說：「如何生存呢？假如我們沒有理由與希望？」又何必太計較這些呢？生存與不生存都要後悔的。我常在人生途上播種，但更習於收穫荒涼。此後我不再期望我的收穫，但仍舊照樣播種……

其實，年青時我們期望甚麼？老年時我們又期望甚麼？到那時我們也許只能做些屬於過去的夢罷了。許多道理都是在偶然中覺悟到的，或者那是一個

失望的問答，不過總比終生都被塵世五光十色目眩神迷來得好！

長廊如此蕭瑟，我是「秋樓」中唯一留客。嘩的風在窗外播種太多悲戚。

唉！喚起思量，待不思量，怎不思量？

花開花謝難相會，

惆悵無際總是空！

……

(F) 在山之巔，有着許多天然的音籟。

柴可夫斯基的「花之舞」彷彿在迴蕩着……

落花，那是一種淒涼；也是對人類的一種無聲抗議。

別問我近來好嗎？我已許久不想起這個自己解答不出的問題了。

當人們見面時，不管親疏，總劈頭就問：「近來好嗎？」他們並不因真正關懷你而問，只是爲了世俗所縛而問。若你說好，他們不會因此而爲你高興，若你說不好，他們更不會爲你而悲哀。其實好與不好對他們並不重要。在他們心中，他們已做了一件他們認爲應該做而不知爲甚麼要做的事罷了。

我寧願以沉默來關懷凡人，也不願虛情假意去亂問候別人。雖然問了並不損失甚麼，但那是一種自己也不曉得的欺騙！

人們總是這樣的，若你寫些哀傷的文章或發出嘆息的哀調，他們就會大加攻擊你，甚至「鳴鼓而攻之」，慷慨一點的話，就光榮加你一個「頹廢散播者」

的美名！不過若你高喊：「我要奮鬥！我要打倒一切……」等等漂亮的口號，他們就認爲你是一個打不倒的「大英雄」！至於你能不能做到，他們根本就不管。

唉，這就是人性，很原始的人性。可憐人類就常以原始的愚昧來欺騙自己！……

聽說又有位女同學到海外留學去，我深深爲她祝福，對於那些有進取心的青年，我永遠都爲他們祝福的。不管失敗與成功，他們畢竟有嘗試過。一個女孩子能遠赴重洋去實現她的理想，總比一個凡事都畏懼的男孩來得強！我敬慕前者，鄙視後者。

柔柔，一片落葉的飄蕩，是否比一泓死水來得有生氣？有活力？……

一片詩意的寧靜。

世界上又有誰真正關心別人的呢？有時我連自己的影子也不管。因爲人類是過於進化的動物，過於矛盾的動物。我們永遠追求快樂也永遠爲自身製造痛苦，我們宣揚和平又永遠製造戰爭，我們永遠渴望寧靜也永遠製造忙亂……

「人生在世不稱愛，

明朝披髮弄扁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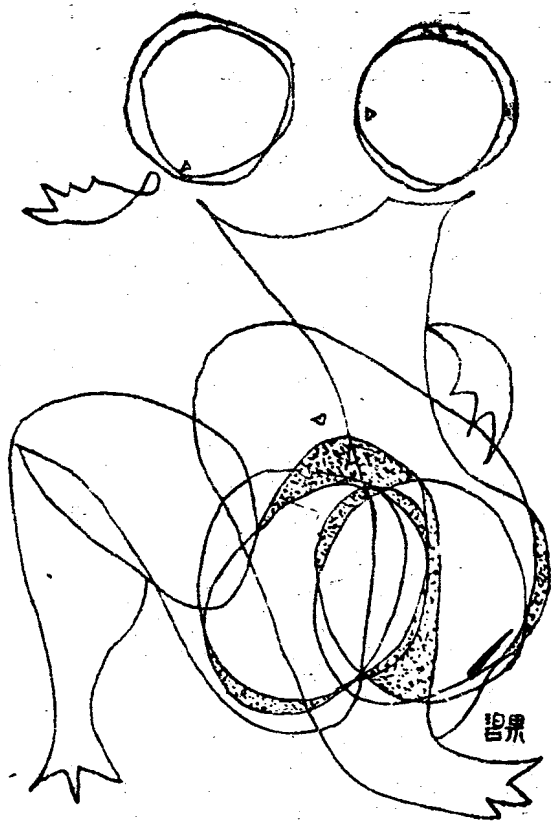
李白在幾百年前的單純世界裡就這樣憂悵感嘆過，若活於複雜的現代，他能活上一分鐘嗎？

古代有古代的悲劇，現代有現代的悲劇。古代的悲劇令人流淚不止，現代的悲劇根本就不用哭泣的。應該生存的本身就是一齣可歌可泣的悲劇！

……

女神 · 神女

■ 蔡阿莎 ■



他在他的心目中，一向是女神化身。他會私下把她比喻作迦太基的蓮花，尼尼微的翡翠，高盧的肉桂，印度的菩提……當然，在他感覺裡的她，是聖潔無比的。她給他第一個印象是「美」，而她的那種「美」祇有他才能感覺得出美的程度。他記得第一次見她時，是在週末的一家高等夜總會。

司儀這樣的把她介紹：「香港電影明星兼紅歌星「香港玉女」白雪小姐……」

不錯，她正有如雪般的冰清玉潔，毫無瑕疵的美。

那晚，白雪以一曲「迷魂酒」深深地使他陶醉——而那晚他也結識了她。

以後，似乎每個晚上，他都上那家夜總會去聽她唱歌；但主要還是欣賞她那迷人的姿色，美艷絕倫的相貌，醉人的笑靨，以及她的一切的一切美點……就這樣，不及一個月時間內，他終於獲得了白雪的青睞，出雙入對，打得火熱。

以他那樣優越的條件：未婚，一間公司董事經理，同時又在裕廊工業城擁有半個工廠的優裕條件得到一個美人青睞那是理所當然的事，不足為奇。

但奇的是以他那等身份，他却有意娶得白雪為妻。一反以往他那種對歡場女人的逢場作戲態度。

老實說，他在商場上極是得意，以他那豐富的商場經驗，出奇制勝，賺了大把鈔票，家產最少也有幾十萬，而已三十幾歲的年紀尚未有家庭，深感寂寞那自不在話下了。並非他喜歡留連那紅燈綠酒、花天酒地的生活，無奈他對選偶往往有他自己的看法與標準。在他所認識的小姐中，不是希冀着他富有，就是祇

懂得吃喝玩而庸俗不堪的富貴小姐。於是，選來選去，一年復一年，直至年屆三十五歲時，他才暗暗焦急。無奈適合的對象，仍然芳踪杳然。於是，在孤寂之餘，乃藉紅燈綠酒以排解。

今晚，並非週末，但仍高朋滿座；他知道這是白雪的魅力。當然，他也了解到拜倒在白雪「迷你裙」下不貳之君極衆，其中社會名流，大學生，花花公子也不乏其人，這是一般紅歌星都有的情形。

她一曲完畢，即下台到他所坐的檯來，他迎着她說：「我等妳很久了。」

「我很抱歉。」她像一朵綻放着的玫瑰，柔聲道：「爲什麼不召一個Ballet跳舞？」

「我目的不在跳舞。」他牢視着她，「——在妳！」

「我知道的。」她嬌媚地說：「跳舞，好嗎？」

「祇要妳喜歡。」他擁着她下舞池。

「妙欣。」他直呼她正名，用臉頰磨擦着她耳根說：「今晚妳……」

「今晚……我不能陪你出去了。」她嬌嗔道：「正德，你不是答應二、四、六陪你嗎？」

「是的，但我總希望妳夜夜都陪我。」

「你太自私了，」她不愉快地說：「我們一個當歌星的怎能不應酬一下客人呢！」

「聽說妳跟一個作印生意的砂勝越人熱得很！」

「沒有的事。」她否認道：「他就要回砂勝越去了——你妒嫉了？」

「妒嫉就是愛，懂嗎？」

她祇淡然一笑，過後，正色道：「他會邀我到砂勝越去呢！」

「妳怎樣表示？」他急急地問：「答應他了？」

「你看我應該怎樣呢？」

「回絕他好了。」

「我祇有聽你的了。」

「呵……妳太好了。」他感激地擁緊着她。

「說不定我的合同滿後即會回香港去。」她又說。

「回香港去？」他怔然道：「我要妳留下！」

「我對你那麼重要嗎？」

「妙欣，我坦白告訴妳吧！」他遲疑了一陣。才說：「我有意跟妳結婚？」

「結婚？」她笑了，俏皮地說：「你知道我願意不願意？」

「難道妳不願意嫁給我？」他情急地問。

「我不是你的理想對象。」她柔和地說：「我想回歌台去了。」

於是，她走了，輕輕地像一片飛花般飄遠了……

留下滿懷惆悵的他，在怔然地望着她遠去的身影，仍然是那麼的嫵娜，那麼的輕盈，那麼的從容不迫

——他所以喜歡她就是爲了這些。

離開夜總會，他漫無目的地駕着車，心情極爲惡劣，一直跑了幾條街道，他才微微醒覺，驀地，他想起一個好去處。

當他在孤單無聊苦悶的時候，他總會到那個地方。

把車子駛入後巷停放後，燃上一支烟，他仍舊那麼熟練地登上三樓，在那個設有一層鐵門的門口停下按鈴。片刻，一個老婦出來探門，發現到他時，如獲至寶般地呼叫起：

「呵！原來是張先生呀，好久不來囉！」
這可是真話，自他發現了白雪後，就不會到這裡了。

這時，那老婦又拉長嗓子招呼他說：「今晚，可有中意的小姐嗎？」

「隨便吧！」
「我就介紹一位新的小姐給你吧！這位小姐才真的漂亮呢！本來我早就想介紹給你的，因為這位小姐非一般貨色，祇有你張先生能付得起……」

「那麼你就找她來吧！」他有點不堪其擾，又說：「給我一杯萬蘭地。」

「好的，好的。」老婦急不待地說：「我這就去搖電話，你就在房裡休息休息吧！」

他脫下外套，鬆了鬆領帶，躺在床上，燃上一支可使他想起白雪……

老婦拿酒進來，又滔滔不絕說：「不是我瞎吹，那位新來的海倫小姐包管你一見傾心的，漂亮，溫柔，熱情……」

「妳出去吧！」他不耐煩就揮手說：「我知道，我知道！」

呷了一口酒，又燃上一支烟，這時敲門聲响起。「進來！」他放下酒杯。

門縫開處，他視線接觸一雙雪白的高跟鞋，雪白的玉腿，白的衣裙，白的手提袋，白的項鍊……當他視線接觸到她的臉蛋時，轟地，雙方都驚呼：

「是你！」
「白雪，原來是……妳。」他近乎癱瘓地躺在床上，恍然道：「我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我是個神女！」他恢復了原來的樣子，帶着一絲淺笑，仍然是那麼的「聖潔」。

「我很難過……」
「為什麼？」
「因為妳是白雪！」

「白雪是個神女，不是女神！」她從容道。
「那麼就熄燈吧！」他聲音很低。

燈熄了，留下朦朧的紅色燈光，在朦朧裡，他看着她熟稔地把一件一件衣服脫下，仍然是那麼的從容不迫，那麼的有詩意，那麼的使人覺得美感……以前，他所以愛她，就是爲了這些。

黃崖著

仙夢

(長篇小說)

在一個喜愛幻想的少女的心中，愛情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東西。但是幻想是幻想，現實是現實。究竟在幻想與現實之間，愛情有沒有分別？請看這本小說。

出版者：新文化事業公司

想像 · 在八月

· 藍牧 ·

季節以後 想像一個很新派

很抽象的八月

而檢拾的 漏洞的乒乓球亦作祭品

那 無底的黑皮鞋亦作祭品

還有 西曲「LOVE IS BLUE」亦作祭品

在八月 飲儘釋迦誕生的靈異

在花季的八月（當牛頓的蘋果着地

螫人很痛的戀情飄白）

感情的神父且給笨重的

十字架

寫個直徑十八吋的花圈

而隨世紀的火葬

隨聖歌

隨佛經

感情的痕跡已濛濛濛濛了……

徒入教堂

或能想像 在八月

烤紅的太陽將扭摘一朵白雲

（這季 沒有長途電話）

只乘 遲到的風

攜煙兩去洗禮

帶迷霧去祈禱

在八月 就捧一只高脚杯去盛滿零淚

在八月 就挾幾片透明的紅葉

作感情的祭品

或能想像 在八月

去寫永恆的

去寫墳場寫流水賬的

麻痺症的心 所想——

在八月 而「X片」裡沒有原始的奧秘

在八月 而烤黃的戀情如飄茫的蒲公英

在八月 就帶白雲徒入教堂

徒入教堂

安息吧！

■黃潤岳■

龍引十四年（十七）



鄭振中先生安葬之後的第二晚，振經先生在中華公會準備便飯招待戚友。因為參加的人相當多，免不了就談到要如何紀念振中先生。我私下的意見是：三月十五日為紀念振中先生的忌日，新文龍中華中學每年於是日放假一天，以為紀念。振中杯男女籃球循環賽繼續不斷的舉行，也可以紀念振中先生。最重要的是：新文龍中華中學要永遠不要變質。但是，我沒有發表出來。

不知是誰提出籌募教育基金，如果數目大，可以作為學校的基金。這是沒有人可以反對，也沒有理由可以反對的。我私下並不贊成，我記得振經先生也認茲事體大。可是我們兩人雖然提出我們的一些看法，例如：如何發動，如何保管，如何運用，誰負責……都是需要考慮的事。究竟我們也不能不贊成。

當時就召開座談會，推舉梁漢文先生為主席，余鏘校長為副，顏金鈞先生為主席，我擔任正秘書，三位小學校長為副

記錄，決定成立「紀念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委員會」，全部羅致為委員。秘書。三區重要人士，全部羅致為委員。

三月廿四日下午二時，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委員會在龍引學校禮堂舉行第一次會議，出席的人非常之多。除了增聘委員及聘請顧問之外，還通過了簡則。

簡則中所提出的宗旨是：鄭振中先生一生為社會奔走，為教育犧牲，遐邇同欽，華巫共敬。尤以近十餘年

來，集中全部精力，以求發展三區華文教育，高瞻遠矚，造福不淺，故發起籌募教育基金，作為永久紀念。籌捐基金的原則是完全為志願性質，決不勉強。先在三區之內，廣泛推動，各憑其心，各盡其力。並發函全國各地振中先生之友好，以及本校校友及學生家長，請求慷慨輸將，自由樂捐。籌募工作暫定在年底結束，認捐款項，也可以分期繳交。

我身為秘書，只有立即開始進行各項工作。首先是印發籌募基金的緣起。我以代訂的內容為主，稍作改動，立刻付印。同時再寫了一封勸捐的信，內容如下：

鄭振中先生一生為社會奔走，為教育犧牲，提倡體育，熱心出公。義之所在，不計利害以赴之；事若應為，集中全力而分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遐邇同欽，華巫共敬，乃今世不可多得之完人也。古人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可謂為先生之寫照。今先生死矣，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豈忍其令名淹沒？爰經友好知交，發起籌募鄭振中教育基金，藉誌紀念，且垂久遠。其哲嗣遵慈命，節約喪費事千元撥為基金。聞風而起者，大有人在。伏念閣下，或為宗親鄉誼，或屬友好知前，用敢肅函奉達，敬懇鼎力襄助，慷慨賜捐。並望登山一呼，群山響應，庶可積腋成裘，聚沙成塔，使鄭振中教育基金能够順利成功，不勝企禱感盼之至。

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不到幾天便有一萬四千餘元。我趁着假期，會親赴柔佛州各地去勸募。每到一處，便有許多校友來幫忙。例如在北干那那、嗎咯、令金、巴羅等地方都有盛大的茶會來歡迎我們，約請了當地的領袖及家長來作陪。有一些很有趣的事：賴央的張振光先生認捐了，他要他的公子垂錦另外捐一筆；吳品吳亞志兄弟的父親，自己捐了之後，還找了幾位印度朋友來捐獻。林三熅夫婦都捐了，三熅又去找他的母親來捐。鄭文發先生是第一位寄捐款來的。他在振中先生出殯之日，特地趕來，傷心到流淚。到我去巴羅勸捐時，他剛好主持附近一個神廟的盛會，因為他是當值的爐主。聽說我來了，立刻回家，並且在家中準備了一點菜來招待，還約了當地一些朋友，大談振中先生的生平軼事，使我非常感動。幾年之後，不幸他自己也作古了。

像這樣各地跑動，報紙上常有新聞報導；因為有些記者便是三區的校友。想不到又引起了教育部的英國官員的注意。牛頓先生給了我不少的麻煩，有時簡直是在故意為難我們。好在我們事先早已有各項準備，他抓不到我們的差錯，也就奈何不得了。最有趣的是振中先生於三月十五日逝世，三月十九日他就要約集新文龍中華中學的董事來商談改制的問題。難道振中先生一死，學校就要改制？當然振中先生是最堅決反對改制的。他說：「華校不改制，既不違反教育法令，更不違反憲法。如果獨立中學被迫關門，我們便不做董事算了。如果有一天華文獨立中學沒有學生，那我們就自動關門。」一九六二年新文龍中華中學開學的那天，他莊重嚴肅的宣佈：新文龍中華中學絕對永遠不改制；同時也呼籲其他華文中學不要改制。他又說：他已是五十開外的人

了，一生從事於發展華文教育，決心維護華文教育；取銷公民權，遞解出境，甚至於坐監，都沒有什麼了不起。我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向牛頓解釋振中先生的立場，說明他的為人。我也告訴他：從前的英國教育官員墨甘霖及耿威廉兩位，都是非常敬佩振中先生。雖然振中先生離開了人間，他的遺志決不可更易。

我經手收到的振中教育基金，一共有一萬八千九百六十四元三角。其中在校學生就捐了九千三百零二元一角，如果加上前次壹仟元奠儀，超過一萬，實在是難得。中學教師職員捐了三千七百七十元，連巫籍印籍教師，一共不過十八位而已。其他的錢大多來自家長和校友；在南大讀書的校友，也捐了一筆。根據後來的統計，教育基金已籌到四萬九千零四十二元二角，全部存入銀行作定期存款生息。把這筆利息當作鄭振中獎學金，於是又訂立鄭振中獎學金細則。規定大學有三名，高中四名，初中四名，決定自一九六五年開始頒發。

就我來說，鄭振中先生教育基金的籌募工作算是告一段落。我夫婦認捐的一千元，在一九六三年七月八日交清。第二年十一月廿五日，我將我經收的各條賬目，印出徵信錄來。至於那些捐款，早已隨收隨即存入峇株馬來亞銀行。了結了我對振中先生的最後一段心願。

另外一件事，就是修建振中先生的碑墓。我會經去峇株一間店去打聽，也參考了一些圖樣。因為這是有關風水的問題，我不便擅作主張，我和振中先生的長公子溫業談了許多次。後來全由他去負責，黃克禮兄常常去督工。墓碑的碑文，許多朋友的意見都是想請王恢兄書寫。他因在馬居留不能延期，早已去了香港。我寫信給他，同時請他和王道兄做一兩付墓聯。王道兄與振中先生為永春回鄉，前次南遊，在龍引住了許久，與振中先生至為相得。王道兄後在五月份出版的人生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鄭振中先生生平事畧」，由他與恢兄合述。文末，他自己做了一付冠頭墓聯，做好之後，——特別請錢穆先生過目，錢先生謂甚允洽。這聯便刻在振中先生的墓前，作為正中的一付：振民育德 今之君子

中封外樹 鬱此佳城

側邊的一付是我寫的，免不了有些俗套：振發體壇功萬古

中興華校業千秋

振中先生又名天漪，我看到招魂幡上寫了才知道，所以我再做一付：天胡不弔也

一共要四付墓聯，我便以振中先生的故鄉龍山兩字，冠頭如下：龍蟠虎踞

山高水長

我一口氣做了三付，都抄給王恢兄看，他喜歡最後一聯。連碑文墓聯一起寫好了，從香港寄來。我原是要

請他也做一付的；大概是他不好意思奪美，便對我說：「龍山一聯，實最佳構也；天漪聯並不弱，且歷久而能常新；所以我也不敢再着筆。」

振中先生死後不久，就是清明節，三區人士及學校員生都上墳公祭。中學銅樂隊穿着嶄新的制服，站在墓前，一連演奏了近一小時。因為銅樂隊成立了將近十年，一直沒有制服。早兩年的運動會中，振中先生提到銅樂隊要做制服。想不到制服做好了，他已看不到了。我低頭站在墓前，我在向振中先生在天之靈交代：我已盡了我的責任了。在我的眼眶裡，雖然仍有淚水，我的心，卻是安祥的。

第二年的清明節，墓地早已建好，非常堂皇。銅樂隊又在演奏；三區人士還有公祭。

第三年清明，我離開了龍引，我仍舊率領我的家人去獻上一個花圈，拜了三拜。我站在墳頭，徘徊不忍遽去。若是說我有甚麼感觸嗎？我心好像是一片空白。果真我心是一片空白麼？我似乎是百感交集。

在我跪在他的墓前的時候，我有多少話要向他說；我有多少事情要告訴他：長女曉恔要去愛爾蘭升學，因為他在病中，我一直沒有告訴他；而且我後悔沒有告訴他。如今，曉恔已進了大學了。在我要離開龍引之前，克禮兄要我到墳前打卦以徵求振中先生的意向，我不會接受這個善意的建議。……我們夫婦都滴住了眼淚，兒女們也在沉痛地懷念董事長。亦樂拜的時候，我特別提醒他：董事長不知多麼喜歡你！

振中先生的老太太，後他一年仙逝，就葬在附近，我們一家人也去行了三鞠躬。

太陽光很強，一身在發熱，我們只得走下山來。

第四年清明，第五年清明，今年第六年清明，我們都有去祭拜。我們在此沒有其他的親人，清明上振中先生的墳，已經成了我們生活中的一部份。

我們托他在天之靈的庇佑：個個平安；兒女們參加考試，非常順利；升學也能如願。我個人仍是無所祈求。當我為學校的一些事煩到無可解脫時，我便向他求助，希望他給我力量。清明節，我可在他的墳前；不然，我就在他遺像前。他的遺像，就掛在我書桌的左面，我側着頭就可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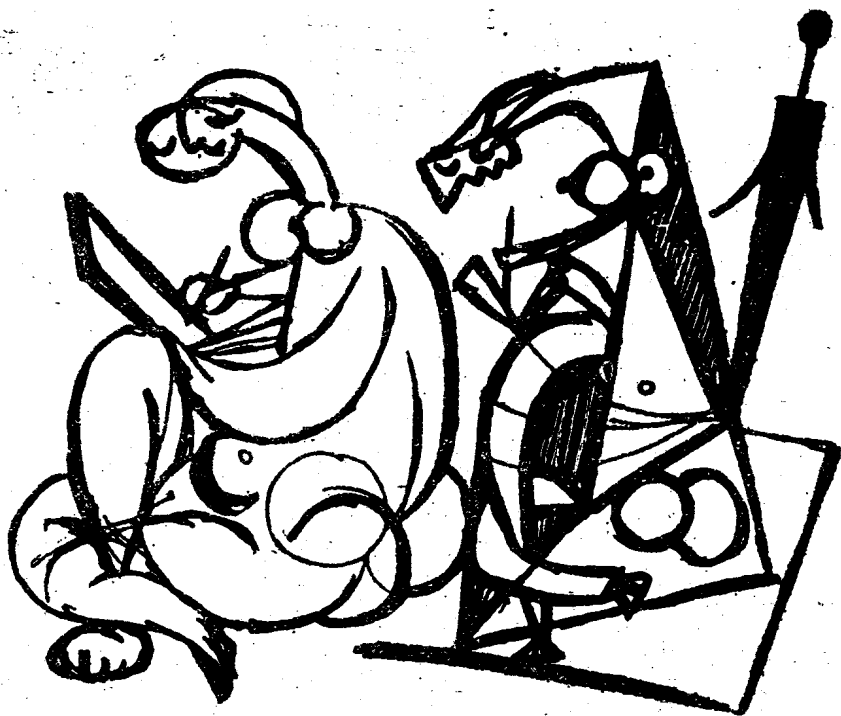
去年底，曉恔回來渡假，原要去峇株上振中先生的墳。想到義山上蓬草高過人頭，車行不得，只好要他在峇株時，向董事長默禱一番。回到家，向他的遺像行禮。

在生前，振中先生是最關懷我們一家人的，在死後，我相信他的在天之靈，永遠在護佑我們。我們還有甚麼話說！

安息吧，振中先生。

兩地書

■ 丁 丁 ■



落到蘇門答臘的一星期後澄就接到他的一封長信，那信裡寫着：

……我自己奇怪目前我的求生慾望是這麼強，爲父母親嗎？爲妳嗎？爲社會國家嗎？不，都不是。這一個回覆妳或者有點不高興吧？人類不應該太自私的，而我素來知道妳不是一個自私的人，不然爲甚麼在我病魔纏身，輾轉牀第的長年歲月中，始終不肯離開我呢？澄，我很對不起妳，因爲妳已經爲我犧牲了妳的好幾年青春時光，這種犧牲祇有不自私的人才做得到。我的父母兄妹們也能够爲我犧牲，可是他們和我之間是有一層血統的關係維繫着，我即使不要他們爲我犧牲，他們也認爲這是理所當然，是一種責任心在驅使着。——我不知道我的責任要在何年何月才能完成——妳却不同於他們。澄，妳記得嗎？在我動程來這邊之前，我們有一次在海濱談話，妳很清楚告訴我的幾個字嗎？這幾個字我是幾年來都渴望着的，我想，我們之間，還需要用這幾個字來表達正是多麼可笑的事！但是男女之間的真情一旦燃燒起來的時候，那爆出來的火花終有一天會將我們的心底祕密揭穿了出來。……呀，是的，我驟聽之下，一時竟不知怎樣。這是我期望已久的話呀，

現在我親耳聽到了，我多麼高興！我太快樂了，但是我不禁感到一陣悲哀，妳爲我犧牲太多了。我不希望妳再爲我犧牲，所以我從那一刻起，才真正決心要醫好我的病，我要回妳證明妳沒有白白犧牲。然而這話我當時沒有說出來，因爲我不願增加妳的悲哀。

輪船翌日早晨就到了棉蘭港口，父親的一位朋友已經等在碼頭，他載我到了馬達山——這個著名的避暑勝地，真是名不虛傳。我一到那裏，立刻覺得空氣冷了許多。我是穿單衣服，禁不住冷得發抖了。

父親的朋友真是一位熱心人，在我所認識的人中間恐怕沒有一個人能够比得上他的。他幫助人沒有一點架子，也決不問你的身份——我親在他的旅館裡看見他熱心招待一些地位低微的窮朋友——他在馬達山開着一間規模不小的旅店，生意很好，尤其是從馬來亞去的旅客，差不多都喜歡到他的旅店裡盤桓幾天。他招待我吃了一頓很豐盛的午餐——妳知道在冷天我們的胃口是特別好的，他又駕着自備的汽車載我到二十哩外的一間療養院去。

這間療養院的地點適中，在平坦的原野上疏疏落落建了十多間平屋，都用漆着淡青的顏色的木條架起來。這正是典型的荷蘭式民屋。遠遠是一帶火山，不時噴出淡淡的煙來。這裡一帶的空氣裡混雜硫磺味，據說和火山有關。

療養院的醫生是一個猶太籍德國人，會說一口很流利的英語，也懂得蘇門答臘的土話。他的個子頗長，那個臉很古怪，額高而凸出，兩頰深陷入面架裡去，鼻子是標準式的鷹鼻，而且戴了一副金邊近視眼鏡。他的舉動談吐相當幽默，一聽我是從馬來亞去的，立刻微微笑着。他先替我用聽筒細心聽過，然後叫我站到X光鏡前讓他作顯微觀察。這手續大概經過了十五分鐘，於是點着頭向我說：「你的病可以完全醫好。」我不由得震顫起來了。這是一句多麼沉重有力的話！我看他的臉色嚴肅，自然並不想在騙我；我知道他有把握，因爲他說得那麼鄭重，使你一點不會疑心他的誠意。不過他聲明必須經過兩次手術，兩次，他毫不猶豫地確定，而這也是妳們所最關心的。我本人似乎並不在意，手術在這裡幾乎成爲家常便飯，來此求治的人沒有一個會因此恐懼，他們怎麼會恐懼呢？這是一場生與死的搏鬥，人人必須充滿勝利的信心的。

就這樣我便成爲療養院的客人。我那位熱心的朋友於一切事情辦妥後便辭我而去。我被安置在二等病房，病房的位置適巧在全院的中心，出入很方便。我們一房共住四個病人，但現在却空着兩個鋪位。房間很大，足夠我們休息活動。牆壁四週都是紗窗，晚上必須關緊紗窗，否則半夜的寒氣會使你受不了。我們試過一晚不關窗，果然冷得發抖，而且還有蚊蟲飛進來擾亂。——奇怪，這樣冷的寒夜還有蚊蟲！但使我更驚奇的事是早上六七十度的氣溫竟有人沖冷水涼，他們大概已成習慣了吧？我到如今還不敢一試。

這裡的馬來亞朋友不少，所以我並不寂寞。每逢星期日我們還到市場上去買雞蛋，很便宜呢，十粒只售一角錢。聽說那個怪臉孔的醫生每天要吃二十五粒雞蛋！……」

落的信寫到這裡為止，但他沒有告訴澄澄甚麼時候動手手術。後來澄特地去訪問落的父親，老人很高興地告訴她：落也有信給他，而且說手術大概兩星期後會舉行。

當天澄就寫了回信給落，裡面有一段說：

「我現在也不寂寞；我的家裡表面上似乎靜下來了。姊姊與幽蘭名份已定，我看父親就是生氣也沒有辦法，或者氣過一時後也可以算數了。可是我們都擔心我們的弟弟，他還流落在廈門，沒法回馬。姊姊說她要寄一筆錢去讓他能夠回馬。她很怕萬一戰事蔓延到這裡，格外難想了。而且，最近的局勢，廈門也岌岌可危呢。我們校中同事都被當地救災會請去充婦女部會員，我也被她們拉去了。我對於這種事情並不感到興趣，因為我不是一個喜歡活動的人。我真羨慕會裡有幾位婦女，她們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一天到晚在外面奔走，不覺得一點疲倦。近來街頭話劇很活動，我被派到宣傳一組去，我不大會說話，所以她們要我做文書，專門寫宣傳文字。我看着她們起勁地幹着，心裡很受感動。本來想拉我的姊姊也加入，但她不久要做媽媽了，我想還是以後才打算吧。」

然而我心裡却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這恐怖並不是因你而來的，我覺得世界的暗陰似乎逐漸向我們襲來，以前我那種超然物外自顧自的人生觀不知是否靠得住。人家常常說我冷寞，不近人情，我不知道應該接受這批評嗎？我不大懂得生活的真諦，我以前一向好像糊里糊塗，因為我的家庭生活太沉悶了。雖然家裡只有簡單幾個人，大家的心意不是一致，每個人只想着他自己。年輕的一輩不體諒年老的一輩，年老的一輩又處處地方想作福作威，我是在這種極端複雜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我親眼看見我的弟弟怎樣鋌而走險，親眼看見我的姊姊怎樣追求自由，而我却被夾在兩截的中間，生活是多麼悲哀呀！……」

以後，他們之間還不斷通着訊，不久落來信報告他已經施過第一次手術……

「我一點不害怕，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從那裡的勇氣，竟使我神智清楚地記着那個怪臉的醫生在拿着銼刀鏢我的肋骨。妳知道我不是一個宗教徒，我不懂得喊甚麼上帝菩薩，但是我相信醫生的技術。」——不過，如果妳預先看看那些已經受過手術的病人，我想妳一定會害怕的。這滋味誠然不好嘗試呢……」

澄看到這裡，她的雙手震顫地垂放下去，一張信紙依舊攤在她的膝上。她沉思了一會，又繼續看下去：「第一次手術抽掉我胸前三支肋骨。我聽同房人說，第二次手術抽掉背骨的數目，等於第一次手術的一倍！請妳別吃驚，這並不是一樁了不起的事。祇是在手術過後，我會有過一段長時間的昏迷，不知是不是醫生替

我注射了催眠針，我頭腦昏昏沉沉，時常做着許多惡夢。我倒喜歡這些惡夢，因為有了這些惡夢，我曉得我並沒有死去，這是最值得我欣慰的。現在我忽然會擔心起死來了，多麼奇怪的思想！從前我在海邊住那麼長時間，有時我也會擔心死的，但沒有像此刻這樣厲害！

「然而當我一醒過來後，舉目一望，才使我吃了一驚，我整個的人已經不像樣子了，甚麼，我還是原來的我嗎？世界在我的頭頂旋轉，我給一種形容不出的氣氛緊緊包着。是的，現在我才知道許多人為甚麼怕動手術，這並不是怕自己躺在手術檯上的一瞬間，那不是值得可怕的，因為那個時候你已經昏迷了，至少你自己作不了主；不是當你清醒過來之後，却全然是不同的一會事。如今我才了解生命對我具備一些甚麼意義。我覺得我是完了。醫生可能看好我的病，但我的人是完啦！我渾身無力，胸口壓着一袋——沙？鬼才知道。嘴乾得要死，而更使我難過的，却是喉嚨時時想要吐些甚麼出來。我拼命想吐，但一用力，右胸好像有萬把尖刀刺你似的，自然是那個動手術的創口在作怪了。到了這種田地，你心中縱有三韜六略，可也都不想，它們全部被投入太平洋底了……」

「直到第四天後醫生才欣然跑到我身邊來替我解除綑帶。他的確是很高明的，不消五分鐘壓在我右胸那個沉重的沙袋給解除了，八寸長的創口竟平復如初，我的手臂竟又能開始活動。」——澄，替我高興吧。沒有甚麼事情比我解除綑帶那一瞬間能够使我更高興。醫生扮了一個鬼臉，對我說：

「看，還能比這更好嗎？」

「他說的『更好』，真的，一次手術的成功，等於在他的手術成功史上多了一個紀錄。雖然我的高興和他的高興性質不同，我却知道在我們兩人間都在分享這精神上的愉快。後來他拍拍我的肩膀，一邊站起來說：『高興吧，還有一次手術得進行呢。』……」

澄看到這裡，她的眼光開始模糊起來，在她腦海深處，她彷彿看見了一個年青人的笑容，但祇有一刹那，她的幻象消失了，她忽然聽見隔壁她的父親蒼老的咳嗽聲。

於是她把信紙摺好，躺在床上睡了。

「喂，林小姐，從下星期起我們都增加工作了，最好請妳早一點來！」

一個衣衫整潔的小伙子，輕輕對正向他走過去的澄打着招呼。澄來這裡是準備參加一次會議。這是救災會的會所，下午三點鐘以後就開始熱鬧起來。因為會裡事務很忙，又分成很多組，每一組有每一組的工作，各由組長負責，然後每星期一開一次會議，由每組組長提出報告，檢討過去工作，製定未來計劃，所以一到星期一

下午，會所裡的人格外多了。

澄微笑着，一面招呼那個小伙子，一面向裡開跑進去。在她們身旁川流不息的有許多人在進進出出，有的手裡拿着一堆紙，有的是外面熱心人士親來交捐款——這些捐款都是預備寄回中國作為救濟難民用的——表面看來會裡事務一團糟，秩序顯得十分混亂，但沒有一個人對這種事提出批評，因為大家知道這是一個慈善機構，除了極少數幾個職員外，大家都不受分文酬勞，完全是義務的。

澄朝右面拐了幾步，她看見她的幾位校中同事也在向她招手，她跨前了一步。

「這樣遲才來！……」一位同事和她調侃。

「一定在想妳的……哈哈！」

澄衝上去想擰那位同事的嘴，正在這時候，右邊的門忽然開了，一個梳着光亮的頭髮的頭探出門首，眯着雙眼對她們笑說：

「小姐們，馬上就要開會了，請這邊來！」

澄和她的同事們一進門，眼前好像一亮，房間裡鬧哄哄高高矮矮的男男女女差不多有幾十人，一個渾身肥腫的大胖子坐在長桌前面，正低着頭看文件。她們迅速地走過去在左邊一排還空着幾個座位的椅子上坐了。然後澄才抬起頭來向眼前的景象作一番簡單的觀察。她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坐在她身旁的一大堆先生女士們她完全不認識——與她同來的幾位同事算是例外——她只覺得他們的臉上都像罩上一層神祕的色彩，而且有些有幾個男人的貓樣的眼光還不時掃到她的臉上去，使她一陣子感到耳紅，也非常難堪。「哼！這算是救災會議！」她的心裡在想。而就在同時，她猛聽得「拍」的一聲，那個大胖子突然站起來說話了：

「請諸位靜一點……靜一點！」他不斷敲着桌子，兩隻像兔子般的眼睛從他的前面第一個人掃起一直掃到最遠的一位，然後又像電一樣收回去。他的聲音有點澀，似乎說話很吃力，但他一開口果然四圍人聲靜得多了，大家彷彿像等候一番嚴重的教訓樣子，互相對看着。澄祇嗅到一陣使人窒息的香煙味，她皺了皺眉。

「我們這救災會的工作已經進行了相當時期了，」大胖子頓了一頓，繼續說下去：「感謝諸位的合作，會務進行得很順利，我們的救災運動一定會成功。不過……不過……」

他說到這裡忽然像發現甚麼困難似的，竟沒法說下去。他看一看右手邊那個頰旁有一叢鬍鬚的禿頭男子，那禿頭立刻敏捷地起來替他解圍：

「主席的意思是，」他咽了一口氣，「我們的工作仍舊不够理想，而這幾個月裡外界的捐款似乎比過去少了一點，但這也是很難怪諸位的，因為現在商場不景，銀根吃緊，世界的局面很可慮，大家不願意將銀錢任意

亂花。可是我們既然擔任了這工作，自然需要設法使工作成績好起來……現在讓我來看看，「他停下來，目光注向坐在他的右邊的第三個人，那人是一個矮個子，頭髮梳得光滑滑地，而且還帶着領帶，五官端正，但神氣有點頹喪。禿頭笑着對他說：「請你報告好嗎？」

那矮個子站了起來，他的面孔正對着澄這一邊。他似乎發覺坐在他對面的都是一群年輕女性，馬上變得嚴肅起來。

「諸位，本來我們的工作是幹得很好的，上次武漢合唱團到這裡來我們還會轟轟烈烈大幹過一陣呢。你們看，某先生一捐就是二萬五千！凡是有錢的頭家幾乎都捐出多少來，我們竟籌到了近三十萬，這不算優良的成績嗎？但是這半年成績就不大理想，我想，」他眼光向四座一溜，「這是爲了宣傳工作不夠！」

當他一坐下來，會場上立刻吵亂起來了。幾十張嘴一齊噴出各種高低不均的聲調，有人點頭，有人搖頭，有人臉上裝出不屑的神氣，有人嘻嘻哈哈在傻笑。澄的耳邊像新開了張的巴剎，她祇聽見：

「喂，總務先生意見不公！」

「哼！你做了一些甚麼宣傳工作！宣傳到他的姨太太身上來了，哈哈！」

「而且成績好有甚麼用？誰享受到了？」

「老王說話仔細點，這是救災會，涓滴歸公！」

「涓滴歸公！哈，涓他媽的滴！」

「靜，靜！」又有人在嚷喝着，「這是在開會嗎？見鬼！」

澄左右的幾位同事一點不理會這些譏嘲，她們自顧自地打開皮袋，取出小鏡和脣膏，小心地塗胭脂。一位同事拉了澄一把，低聲說：

「不要睬他們，他們向來就這樣！」

「啊，是這樣的嗎？」澄驚呼着。她的心有點迷亂起來了。她不明白在她所認爲最神聖的地方却有這種意料不到的現象，那些嘴裡說着閒話的人，表面上看來都是衣冠楚楚，幹着最神聖的工作的。他們都在「救災」，而「救災」兩個字，在當時是一個最漂亮不過的名詞，因爲不僅救災，盡了人類應有的責任，而且在民族的意義上，他們也是無愧於中的，但從這些閒話中，澄似乎已經發現了一個最大的秘密，她開始對這種最神聖的工作產生懷疑。不過澄却把這個新發現的祕密埋入心底，她好像有點委次不下，也有一點驚奇於她的同事那種坦然自若的態度。

會場上吵亂了幾分鐘，大家又循規蹈矩，靜下來了。大胖子的眼珠子滴溜溜向會場上每一個人頭上兜了一

團，於是他又發出乾澀的聲音說：

「那麼就請宣傳主任向諸位解釋一下！」

會場上又哄起了一片聲音，一個容光煥發，面孔漂亮的中年人在人叢中徒然站了起來，他的臉上似乎帶點怒氣，他不屑地朝那個矮個子瞧了一下，嘴邊發出冷笑。

「我不承認宣傳工作不夠！」他用力說着，聲音很響亮，而且口氣中帶着憤怒。「我們宣傳部是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事情要做的，但是沒有權，沒有勢，而且，」他一拳擊着桌子，「我們也沒有錢！宣傳不要錢嗎？單單做街頭劇，道具，佈景，工作人員的茶水，點心，沒有錢怎麼行？叫他們枵腹從公嗎？餓了沒有氣力演甚麼劇？印宣傳文字也要錢，印刷館肯每次報效嗎？……請我們的總務先生解釋解釋看！」

他憤憤地坐了下去，兩隻拳頭平放在桌上。會場上一片肅靜，大家互相對望着，好像說：「好戲就要上演啦。」

那位被稱為總務先生的矮個子果然霍地立起來，面孔漲得血紅，怒聲說：

「黃先生，你這不是含血噴人！剛剛一星期前我們就已經支付給你五百塊宣傳費，怎麼說沒有錢！」

「黃先生」反唇相譏回答：

「五百塊！五百塊就夠了嗎？我們宣傳部的工作人員這樣多——他眼光射向澄這邊來——不久前我們還邀了幾位小姐們來幫忙，這五百塊錢還債還不夠！老實告訴你：紙店裡我們欠了一筆錢，木器店裡我們欠了一筆錢，飯店裡我們欠了一筆錢，我個人墊的還不算在內！」

「你濫開賬！」總務先生咆哮着。

「拿出證據來！」那一個也不示弱，他們拳頭猛烈敲着桌子，發出「澎澎」震耳的聲音。總務先生一下子跳出座位，像要動手的樣子，會場上頓時大亂，幾個女的已經緊張地叫起來。大胖子兩手亂搖，他的乾澀的聲音又在混亂的空氣中震盪着：

「宣佈散會！宣佈散會！」

澄又找着一大篇寫信材料了，她寫給落說：

「……我失望了，不料我所投身的一個神聖機構竟是這樣子下流！使我吃驚的是我那幾位同事似乎成爲習慣了的，她們對我說：『別太天真！這就是救災！救災需得一點刺激，他們這樣做，正是製造刺激的最好資料』」

！』然而你相信這是製造刺激嗎？到底我們在幹的一些什麼把戲？而且，據我想來，這裡面不止製造刺激的問題，從那個總務先生和宣傳主任爭論的講話裡，分明存着一種極大的黑幕！我現在還不敢確定這是什麼黑幕，因為我在沒有証據之前，不敢亂說。但我却幾乎可以斷定，我們救災會的許多工作人員恐怕都白流了血汗，而外界千千萬萬的熱心人士也可能認錯了對象！這世界真太奇怪了！

「但我仍舊不想退出會來。我的姊姊是很激烈的，她一聽到這些事不僅要我退會，還主張將會內黑幕公開揭發出來。我可沒有這種膽量。我的性格素來是這樣的，如果我有膽量，也許我會做得好一點。倒是我覺得非常好笑，當初我會經主張我的姊姊也加入救災會的，我看她開得很，整天沒有什麼事做，除了燒飯洗衣外。我譏笑她有勇氣衝破舊禮教，但仍舊做了家庭的奴隸。她却不同意我的意見。她說勞動是不能够和家庭奴隸相提並論的；她目前所做的祇是分工合作的一種勞動，因為她還是自由的。但她必須負擔起為母者的責任，當這個責任盡了時，她自然會注意到社會上的事來。朱幽蘭倒鼓勵她參加救災會，他說孩子不成問題，雇個奶媽就可了。他說他也參加救災會，照他看，救災會本身並沒有缺點，應該讓其存在，不過應該淘汰一批劣種子。最好能够聯合一些真正熱心救災工作的人來一次澈底的改組。我看他倒是說得到做得到，這個青年簡直活得像一頭獅子！」

「至於我的家裡呢？唉，還是不要說它吧。那暫時平靜過一時的水面，現在又漸漸掀起可怖的浪濤來。我的父親的老脾氣又發作了；我那可憐的母親，天天成爲他的詛咒對象。我的父親目前沒有任何理由再對我咕噥，我上午教書，下午在救災會幫忙，這些都是正大光明的，他有什麼理由來罵我呢？可是我的母親却不然。父親的話愈來愈不行，他是說當初不該和我的母親結婚，娶錯了人，所以現在的子女們都把他當作眼中釘。這算什麼話呢？我們無論怎樣混帳，也不會把他當作眼中釘。但在思想在社會道德上的見解，我們的確不能同意他所講的一切。父親又拼命罵我的弟弟，說他悖逆，簡直是家庭叛徒。我想這或者還有一點根據，弟弟所作所爲，我也認爲過份。可是我們現在不是在爭誰是誰非的時候，你從前不是也說過嗎？像我父親的爲人，他遲早會鬧出一點事來。我擔心他們父子之間的誤會，縱使我的弟弟以後回來了，又怎麼相處呢？」

「我對我的母親常常覺得非常抱歉，她和善、勤奮。她唯一的缺點是太懦弱，好像紅樓夢裡的懦小姐一樣，什麼事都不敢獨斷獨行，任人宰割。但我又不忍苛責她，她是我的母親呀！母親總愛護子女的，她寬恕了我的姊姊，而且希望能够見見她，尤其是她的未來的外孫。她不敢親自跑去看看我的姊姊，父親如果知道了那可不得了；而我的姊姊也不便回家來看她，假使我的父親剛剛在家將成什麼局面呢？何況父親不分日夜在她身上出氣；母親的淚也差不多流盡了，話也說完了，她哽咽着告訴我：現在她只求一死，不存其他奢望。唉，看着她

一天蒼老一天的臉，一天失神一天的眼睛，我的心往下沉了！」

「但望你有以慰我！……」

這張信發出的時候，恰巧落在進行第二次手術，差不多有半個月沒有回信。澄到落的父親那邊去打聽，那邊也焦急地等待第二次手術的報告。他們雖然相信一定無礙，但也不由得心驚肉跳。落的父親一連寄出兩張信，澄又發出一張短函，然而仍舊毫無回音。

直到九月上旬，澄才接到落的覆信，信裡寫着：

「……我早就接到你的信了，可是我正橫躺在寂寞無人的房間裡，進行着生命史上最慘烈的鬥爭。這一場鬥爭幾乎失敗了，可是我的意志力使我得到了最後勝利。不過於今想來，真是千鈞一髮，危險之至。因為據醫生告訴我，我曾經昏迷了一日一夜，有一個時期醫生似乎認為絕望了，幾乎宣佈了我的死訊。然而，他也認為這是一個奇蹟，我在昏迷一日一夜之後終於醒過來。醫生眯着雙眼，向我祝賀，他說這是神的力量促成的。我裝出笑容，向他致謝，可是我却並不以為這是神的力量促成的。」

「醫生唯一認為抱憾的是因此意外，我的休養時期可以會延長。我預計半年到九個月的時間便可回馬，現在勢非一年或以上不可了。我心裡為此而焦灼，我怕一年以上的時間會使我經濟上發生問題，尤其是近來的罷局，不知道到時有否影響？」

「妳所報告我的一切都使我欣慰。我們大家都是生在一個動盪不安的時代，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樣樣使我們煩惱。在中國的慘烈戰爭，早已不知奪去了多少寶貴的生命，像那種暗無天日的環境，我深信在不遠的歲月中，也可能會降臨到我們身上。那時我們準備怎樣呢？我們得準備迎接現實，更殘酷的現實。澄！妳怕迎接現實嗎？我從妳的信裡，發現妳有點矛盾，妳想拿出勇氣好好腳踏實地勇敢做人，可又被脆弱的情感激動了妳。妳批評妳的母親是一位『懦小姐』，但又擔心家庭生活不能和平相處，這態度矛盾極了。像我，已經從死亡邊緣逃回來的人，自然對人生產生了遠大的希望。沒有像現在一刻更使我對整個世界獲得更新更佳的理解。」

「我很同意朱幽蘭的話，應該將救災會裡的蛆蟲完全掃除。如果我也是會中一份子，我將毫不遲疑地這樣做。做得到做不到是另一件事，萬一失敗了，我們會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持！我們雖然應該樂觀、積極，但不能一切付之命運。可惜我懷疑縱使朱幽蘭加入了救災會，他一個人的力量——或加上妳的，不知道仍敵得住會裡的惡勢力否？我看幽蘭為人，有點像花花公子，竟發出這種議論，實在很奇怪。如果他真正言行一致，我們倒又得了一位同志呢。妳應該鼓勵他這樣做才對。」

「時局緊張，這裡表面上雖寧靜如常，誰知道這不是大風暴的醞釀呢？一切望妳珍重。……」

班頓的產生 (上)

■ 疑雲 ■

52



班頓又稱為馬來四行詩，照多數人的看法，它不是傳自印度的一種詩體，在印度古代文學作品中，找不到類似班頓形式的韻文。班頓可能是馬來民族最原始的一種詩體，產生於馬來口語文學時期；簡言之，自馬來民族懂得以語言表達內心情感時起，班頓就存在了。

班頓在古老的馬來社會裡，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兒童在嬉戲時用班頓對答，戀愛中的青年用班頓表達情意，年老的人用班頓來勸勉後生，巫師也用班頓作為符咒，以驅魔祓邪與醫治病人；也有一些人用班頓作為諷喻或取笑對方的工具；有了文字以後，古代的詩人也用班頓頌讚大自然的美麗和國王的偉大；米南加保族的一些法典，是用班頓編寫成的。因為班頓在古代的馬來社會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無怪國內外的學者都特別重視它，傾全力去研究它和收集它；有的是從史學的角度去研究它的來歷，有的研究它的結構法，想知道它的押韻法、音節與各行間的關係。研究的人多，就產生各種不同的結論，到頭來感到迷惑的還是讀者們。茲為方便敘述起見，特分為：(一)班頓的結構，(二)班頓的起源，(三)班頓的分類三方面來談。

班頓的結構

班頓的結構看起來極為簡單，但一首好班頓却不容易寫得成功。

班頓通常是以四行為一首；第一和第三行的最後一個音節同韻，第二和第四行的最後一個音節同韻；舉例說明如下：

Pisang emas di-bawa belayar,
Masak sa-biji di-atas peti;
Hutang emas boleh di-bayar,
Hutang budi di-bawa mati.

這首班頓一共是四行，其第一與第三行的韻脚是 *yar*，第二與第四行是 *ti*。

如果是六行一首的班頓，其韻脚是第一與第四行同韻，第二與第五行同韻，第三與第六行同韻。八行一首的班頓，其韻脚是：第一與第五行同韻，第二與第六行同韻，第三與第七行同韻，第四與第八行同韻。這是指音韻而言。至於內容，班頓也跟其他的詩體不同。任何一首班頓都是由兩個不同的部份組成，其前半部（即前二行）叫做「影射內容」（*Pembayang Maksud*），後半部（即後二行）叫做「內容」（*Maksud*）。茲為符合中文的釋義起見，就把「影

射內容」稱爲「起興」（借用詩經裡「興」的表現手法），「內容」稱爲「正文」。

學者們對「起興」與「正文」之間關係會作過深入的研究。有一派人主張，「起興」與「正文」沒有直接關係；「起興」對「正文」沒有影射作用存在，它只是協助「正文」去尋求其所需之韻脚而已。所以班頓的作者可以隨心所欲的把他所想到的句子寫進去，然後「正文」的韻脚才依照「起興」的韻脚填上去。主張此說的學者很多，其中最著名的有：馬來新文學始祖文西阿都拉（在其所著的阿都拉航海記裡已談到班頓的結構法），L.K. Harnsen, Prof. W. Joest R.J. Wilkinson, Hans Overbeck。他們都說：「起興和正文，在內容上不一定要聯貫。」可是，也有人持相反的意見；他們認爲：「起興」之存在，含有「影射」下文的用意。一首班頓，只看上文，多少可以明白下文所要說的是什麼了。主張此說的人有：William Marsden, John Crawford, Dr. Pynappel, A. Van Ophuysen, Van der Tuuk 等位學者。Abbe P. Favre 不但贊成此說，在其所著的 *Grammaire de la langue Malaise* 一書裡，他特別說明一點，即「起興」的另一個作用是在協助「正文」決定其所需的韻脚。

這兩種說法，不可能獲得結論的。因爲現存的班頓作品中，有些的「起興」部份是含有影射「正文」的成份在內，有些則無。試看下列各例，即可概見其一班了：

Dari mana punai melayang,

Dari paya turnu ka-padi.

Dari mana datang-nya sayang,

Dari mata turun ka-hati.

鴿兒飛自何處？

從水田到稻裡？

愛情來自何處？

從眼裡到心底。

前後二句是雙關的句子，從前二句中隱約可以看出後二句（即正文）的意義了。再看一例：

Anak China membawa madat,

Dari Perak langsung Ka-Deh;

Hidup di-dunia biar beradat,

Bahasa tidak di-jual beli.

一個華人賣鴉片，

從吡叻去到德里；

人生在世重德行，

禮義廉恥非買賣。

這首班頓在乍看之下，「起興」似乎沒有影射「正文」的作用；但深究起來就可以知道，這裡面是包含着相反的意義在內。這首班頓在告訴我們，貨物（鴉片）可以任人討價還價，但德行則不能，一個人行爲的好壞，可以決定其終身的幸與不幸。再看下面的一首：

Kapal masok Ka-Pulau Pinang,

Singgah berlaboh di-hujung tanjong;

Macham mana hati na senang,
Satu sangkar dua burung.

船兒駛入板榔嶼，
拋錨停泊在海角，
叫我心裡何時安，
一籠關着兩隻鳥。

「鳥」是女人的代名詞。這首班頓是形容有兩個妻子同住在一起的男人，整天看到妻妾爭吵叫罵而心裡沒有一刻安寧的情形。這首班頓的「起興」與「正文」是互不相關的。這樣的例子多得很，所以想從「起興」與「正文」之間去找出彼此的關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惹阿峇博士（Dr. Za'ba）說：「起興」有否影射「正文」的作用，都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在現存的班頓裡，各種形式（包括有無影射之班頓）的都有；不過，他補充說，一首好班頓，其「起興」部份應該要能反映或影射「正文」者為佳。這樣的解釋比較合乎中庸。

怎樣才算是一首好班頓呢？一首好班頓，其每行的字音不能少過八個單音，也不能多過十二個單音；十個單音是最理想的數目。原來，馬來文字的組織法，是不同於中國字的；其文字是由數個單音組織成功，譬如 *renchana* 這個字，是由 *ren*, *ha*, *na* 三個單音組成；*perlembagaan* 是由 *per*, *lem*, *ba*, *ga*, *an* 五個單音組成。班頓的每行字音就是這樣決定的。

一首好班頓，不但每行的最後一個單音須押韻，每行的開頭第一個單音或第一個字亦須同韻；有的是每行的中間一個字同韻。舉個例子來說：

Ka-telok sudah ka-siam sudah,

Ka-Mekah sahaja aku yang belum;

Ku-pelok sudah ku-chium sudah,

Nikah sahaja aku yang belum.

天涯海角我到過，

只是麥加未曾去，

擁抱接吻我嘗過，

只是結婚未曾有。

這是行中與行末押韻的例子，第一行與第三行的 *sudah*（行中）和 *susah*（行末），第二行與第四行的 *aku*（行中）和 *belum*（行末），不但同音同韻而且同字。再看一例：

Apa guna pasang pelia?

Kalau tidak dengan sumbu-nya.

Apa guna bermain mata?

Kalau tidak dengan sungoh-nya.

掛起燈來有何用？

如果沒有蠟燭心；

眉來眼去又何用？

如果不是真情意。

這是行頭與行末同韻的班頓，第一行與第三行的 *apa*（行頭）和 *ta*（行末）的最後一個音，第二行與第四行的 *Kalau*（行頭）和 *nya*（行末）都押同韻。像這類的班頓並不多見。

一首好班頓所具備的條件，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最重要的一點是：班頓的「起興」應該要能反映「正文」。文字優美也是好班頓所不可少的條件。